

# 2007 太平洋

# 詩歌節

## 海洋 · 音樂 · 愛

## The Pacific Poetry 2007. 11. 2~11. 4

從海洋發起，由音樂展現，並在詩中尋找愛...

活動地點：

松園別館

970花蓮市水添街29號

<http://www.pinegarden.com.tw/pine.html>

TEL: 03-8356510

花蓮亞士都飯店

970花蓮縣花蓮市地權路9號之1

TEL: 03-8326100

●11月2日

詩人談詩吟詩 (1) Poetry Reading

14:00-16:00 / 花蓮松園別館

江文瑜 / 蕭蕭 蕭蕭 / 傅士珍

潘靜俐 (Andrea Lingenfeller) / 曹珍珍

海洋之歌 The Song of Ocean

16:10-17:20 / 花蓮松園別館

李奧南、林昭春、金光亮平、看范敬弘

詩歌節開幕~太平洋詩歌之夜

Opening Night of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19:00-21:00 / 花蓮松園別館

李奧南、余光中、何文謙、洪崇煙、李錦儀、吳文欽、蕭春發

黃東秋、施家彰、蕭蕭、郭強生、焦桐、陳育虹、江文瑜、楊佳嫻

●11月3日

圓桌詩會：海洋·音樂·愛 (I)

Roundtable Talk: Ocean, Music, Love

9:30-11:30 / 花蓮亞士都飯店-雅奧廳

凌靜怡、余光中、汪啟德、陳育虹、陳碧、焦桐、蕭芳玲、蕭萬

傅士珍、蕭春發

詩人談詩吟詩 (2) Poetry Reading

14:00-16:00 / 花蓮松園別館

余光中 / 蕭芳明 鄭克襄 / 蕭芳玲 陳育虹 / 蕭萬

當現代詩遇到現代音樂

When Modern Poetry Meets Modern Music

16:10-17:20 / 花蓮松園別館

洪崇煙、李錦儀、陳立立、洪郁青、吳文欽

在松園聽見愛樂 Serenades in the Garden

17:30-18:30 / 花蓮松園別館

要樂演出

詩人談詩吟詩 (3) Poetry Reading

19:00-21:00 / 花蓮松園別館

楊牧 / 楊佳嫻 施家彰 (Arthur Sze) / 曹珍珍 陳義芝 / 蕭萬

●11月4日

圓桌詩會：海洋·音樂·愛 (II)

Roundtable Talk: Ocean, Music, Love

9:30-11:30 / 花蓮亞士都飯店-雅奧廳

施家彰、楊牧、陳義芝、鄭克襄、江文瑜、陳克華、蕭芳明

曹珍珍、張文顯、楊佳嫻、黃東秋

詩人談詩吟詩 (4) Poetry Reading

14:00-16:00 / 花蓮松園別館

汪動權 / 吳文爵 焦桐 / 楊佳嫻 陳克華 / 郭強生

向散文家詩人、小說家詩人致敬

Homage to Jian Zhen & Huang Chunming

16:10-17:20 / 花蓮松園別館

簡錦壬、黃春明、郭強生

詩歌節閉幕~

黃建為與新銳詩人之夜 New Voices

19:00-21:00 / 花蓮松園別館

黃建為、陳興善、基蘭、阿耀、巴赫夫、凌性順、吳店祺

陳宗輝、陳幼安、莊錫玲、陳淑儀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花蓮縣政府

主辦單位：

花蓮縣文化局

祥瀨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花蓮縣吳景聰文化藝術基金會

協辦單位：

花蓮亞士都飯店

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財團法人花蓮文教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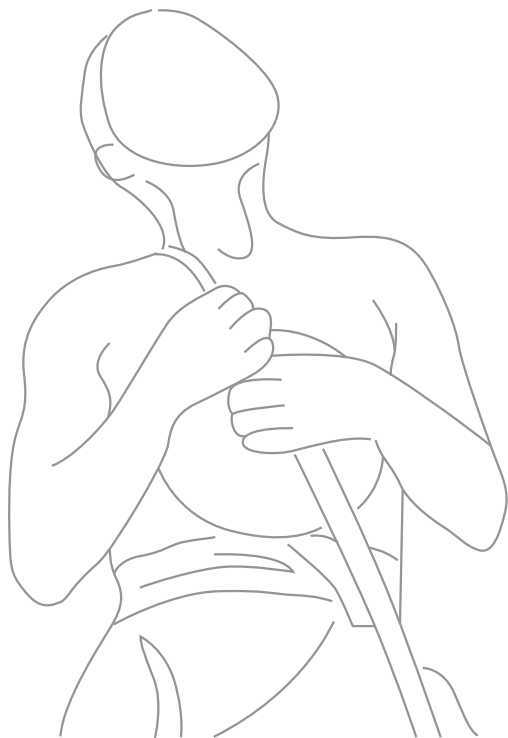
中華博物館商城發展協會

藝術廣場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圖像提供：王祥黑

# 2007 太平洋 詩歌節 海洋·音樂·愛

*The Pacific Poetry 2007.11.2~11.4*



- 海洋·音樂·愛—2007第二屆太平洋詩歌節／02
- 2007第二屆太平洋詩歌節—節目單／04
- 第一場詩人談詩吟詩／06
- 第二場詩人談詩吟詩／18
- 第三場詩人談詩吟詩／25
- 第四場詩人談詩吟詩／
- 圓桌詩會：海洋、音樂、愛【I】／48
- 圓桌詩會：海洋、音樂、愛【II】／57
- 海洋之歌／68
- 詩歌節開幕：太平洋詩歌之夜／69
- 當現代詩遇到現代音樂／70
- 在松園碰見愛樂／71
- 詩歌節閉幕：黃建為與新銳詩人之夜／72
- 向散文家詩人、小說家詩人致敬：簡嫻 vs. 黃春明／73
- 在美學藝術村遨遊詩博物館 讓詩歌音樂滿溢內心／82



## 海洋·音樂·愛——2007 第二屆太平洋詩歌節

去年，以極少的財力、人力，我們在太平洋邊的小城花蓮，開始了「太平洋詩歌節」。海藍天藍，蟬聲蛙鳴，山風海波，松濤詩樂，讓參與三天活動的詩人、詩評家、歌者、樂手，如痴如醉，賓主盡歡。觀眾們也都沉浸在一種不可思議的曼妙氛圍裡，日以繼夜，難以忘懷。

衆口一致的歎賞，讓籌劃這一年一度詩歌節的我們既受鼓勵，又感壓力，深恐無力再現、延伸，深植大家心中的美妙記憶。

今年 11 月 2、3、4 日，這三天的詩歌節又要在花蓮松園別館和濱海的亞士都飯店展開了。

除了出身本地的楊牧、陳義芝、陳克華、吳岱穎等，我們邀集了余光中、汪啓疆、焦桐、劉克襄、江文瑜、陳育虹、陳芳明、蕭蕭、楊佳嫻、賴芳伶、曾珍珍、須文蔚、傅士珍、凌性傑等詩人、詩評家，李泰祥、洪



崇焜、李奕青、李霞儀、黃建為等作曲家、歌者，董春發、黃東秋、阿道·巴辣夫、莫言等原住民學者、舞者、歌者，以「海洋，音樂，愛」為主題，一起談詩、吟詩、玩詩，奏樂、賞樂、玩樂。我們還邀請了出身鄰縣宜蘭，深具詩人氣質的小說家黃春明、散文家簡媜，和任教本地的戲劇家郭強生進行詩的對話。

本屆詩歌節另一特色是兩位國外詩人也越洋飛來與會：一位是在美國極受矚目，不會說中文的華裔詩人施家彰 (Arthur Sze)，一位是會說中文，譯介中文現代文學多年的美國女詩人凌靜怡 (Andrea Lingenfelter)。兩位日本樂手 Yo 與 Waka，也將帶著他們的西塔琴與塔布拉鼓前來。海洋的韻律，音樂的波動，以及它們所牽動出的綿延不止的詩與愛，將跨越語言與種族的藩籬，在太平洋畔松園交疊匯合。

十一月，太平洋的秋日，水藍天涼美如斯。二三子，盍興乎來？

策展人 陳靜

2007 第二屆太平洋詩歌節 節目單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07

時間	日期		11月2日	11月3日	11月4日
	地點				
早上	9:30~11:30 花蓮亞士都飯店 雅美廳			圓桌詩會： 海洋·音樂·愛 (I) Roundtable Talk: Ocean, Music, Love 凌靜怡、余光中、汪啓疆 陳育虹、焦桐 賴芳伶、蕭蕭、傅士珍 陳黎、董春發	圓桌詩會： 海洋·音樂·愛 (II) Roundtable Talk: Ocean, Music, Love 施家彰、楊牧、陳義芝 劉克襄、江文瑜、陳克華 陳芳明、曾珍珍、須文蔚 楊佳嫻、黃東秋
			詩人談詩吟詩 (1) Poetry Reading 江文瑜／蕭蕭 陳黎／傅士珍 凌靜怡(Andrea Lingenfelter)／曾珍珍	詩人談詩吟詩 (2) Poetry Reading 余光中／陳芳明 劉克襄／賴芳伶 陳育虹／陳義芝	詩人談詩吟詩 (4) Poetry Reading 汪啓疆／須文蔚 焦桐／楊佳嫻 陳克華／郭強生
下午	4:10~5:30 花蓮松園別館	海洋之歌 The Sound of the Ocean 李奕青、林芊君 Yo (金光亮平) Waka (若池敏弘)	當現代詩遇到現代音樂 When Modern Poetry Meets Modern Music 洪崇焜、李霞儀 陳立立、洪郁菁、吳文欽	向散文家詩人、 小說家詩人致敬 Homage to Jian Zhen & Huang Chunming 簡嬪 vs. 黃春明／郭強生	
	5:30~6:30 花蓮松園別館		在松園碰見愛樂 Serenades in the Garden 呂超倫、李商宇、蔡世鴻		
晚上	7:00~9:00 花蓮松園別館	詩歌節開幕 太平洋詩歌之夜 Opening Night of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李泰祥、洪崇焜、李霞儀 董春發、黃東秋 余光中、施家彰、凌靜怡 蕭蕭、焦桐、陳克華 陳育虹、江文瑜、楊佳嫻 郭強生、何文雄	詩人談詩吟詩 (3) Poetry Reading 楊牧／楊佳嫻 陳義芝／蕭蕭 施家彰(Arthur Sze)／曾珍珍	詩歌節閉幕 黃建為與新銳詩人之夜 New Voices 黃建為、莫言 阿道·巴辣夫、凌性傑 吳岱穎、陳宗暉、陳价安 莊曉鈴、陳淑韻	
				晚安， 明年再見！	



江文瑜 Jiang Wenyu

1961年生，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碩士、德拉瓦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教於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暨外文系。曾擔任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目前為女鯨詩社召集人。著有詩集《男人的乳頭》，獲1999年陳秀喜詩獎。2000年以「阿媽的料理」系列獲吳濁流文學獎詩獎。詩集《阿媽的料理》於2001年由女書店出版。目前正在撰寫第三本詩集。另著有傳記文學《山地門之女：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和她的女弟子》、評論集《有言有語》。編有《阿媽的故事》、《消失中的台灣阿媽》、《阿母的故事》、《詩在女鯨躍身擊浪時》、《人文社會主動出擊》等。2000年當選台灣十大傑出女青年。



如果一隻蒼蠅飛落在乳房

如果一隻蒼蠅掠過乳頭

她／他的複眼

看到一萬顆加州陽光踩過的葡萄乾

還是一萬粒九份礦山砂礫隙縫裡

紫色的芋圓？

假如一隻蒼蠅飛越乳房

她／他的複眼

看到一千支裝飾的倒立白玉瓷碗

還是一千支埋藏在玉山雲霧裡

盛滿小米酒的三角杯？

假若一隻蒼蠅降落在乳房

她／他的複眼

看到一百支進口X O的玻璃腰身

還是一百頂穿梭在農夫的影子上

被陽光覆蓋的斗笠？

一隻蒼蠅跌落在乳房

她／他的複眼

看到N粒新品種的改良木瓜

還是N粒金字塔美學原理

阿媽親手調製的肉粽？

還是她／他寧願閉起眼睛

想像一位母親

哺乳時

高潮的偽裝

聽到母鯨在海洋千里外狂號

或只是靜靜躺下

成一座島，或一粒西瓜子

落在一顆聽說可以改運的痣上

告訴母親命運跟著放大了

## 木瓜

她拒絕

像其他悠閒的阿媽，褪盡衣衫  
在每一次日光浴裡  
向浮雲友善地打招呼

她也不允許黑夜以閱兵的姿勢  
輕輕俯觸她胸前的兩粒木瓜

五十幾年前，充滿青春的乳房  
被當成泛著白光的省電燈泡  
持久、耐用  
日本軍人一個接一個接上插頭  
以為彈性的玻璃永不破碎

屋裡未曾點燈  
幽暗光線看不清對方的臉  
他訕笑、他狂怒、他愉悅、他解脫  
她胸口的白光照不亮他們的臉龐  
在這個沒有地名的小房間  
在菲律賓島上  
她必須以體內僅存的光——  
慰安 未安 畏暗

他們劇烈衝撞 前仆後繼  
攻向一塊陌生／默聲的土地  
她在一艘船上搖晃  
或許，自己就是一艘船  
士兵排列成海浪  
推送她遠離家鄉  
役場強迫登陸／登錄她的名字  
每一批從左營出發的船載運  
未知／慰汗方向的航程

船經過越南湄公河口  
轟炸機炸彈散落  
甲板瞬間碎裂  
她眼見另一半的船身下沉  
巨大的重量壓住她的下半身  
她逐漸呼吸困難  
抓不住任何浮木  
水如魚雷般灌進她的身體  
泡沫從口中取代她的語言

另一艘輪船再度起航  
穿越巴士海峽  
船卸貨後  
她的身份與姓名被重新變更／遍耕  
一座叢林  
軍艦整批卸下士兵  
藏匿在她的地／蒂盤  
每一個夜裡，士兵繼續匍匐  
押駐／壓住叢林  
除了擦槍走火  
宇宙間惟有靈魂出竅／鞘的聲響

五十幾年後  
荒蕪的大地散落一地的木／墓瓜  
她受傷／瘦孱的脊椎無法彎腰揀拾  
只幻見滿地滾動的燈泡／砲  
似燈芯已然焦黑的廢棄物  
四周蟲鳴  
風琴與口琴的軍歌  
「還在菲律賓島上嗎？」

## 中將湯

那年月經腰痛時  
我和你從日本搭船進入  
一個遠落後於東京的台北城

那年我第一胎產前陣痛  
你與陸軍中將朋友  
歡欣慶祝他的總督就職典禮

半年後我產後憂鬱症降臨  
你忙著奉行總督府的指示  
日台差別教育的開始實施

那年我第二胎產前出血時  
你未在身旁握住我的拳頭  
只為第一次全台灣臨時戶口調查奔波

兩個月後我產後憂鬱症襲擊  
你與將軍友人公布規則  
台灣島民從此名為「本島人」

那年我第三胎產前痙攣時  
你站在即將出發的火車前揮手  
縱貫鐵路全線通車的慶祝典禮

半年後我產後憂鬱症復發  
你們宣布台灣違警條例終於制訂  
緊張過後鬆了一口氣

那年我更年期症狀出現時  
你們高興宣示始政二十週年  
斷長髮與解放纜足是紀念事業

兩年來我臉泛潮紅心悸耳鳴  
我，一位將軍夫人，  
是不是罹患了神經官能病症？  
還是去喝中將湯吧  
那從月經來潮喝到停經的中藥  
溫熱我長期冰冷的手腳



髮菜狂想曲——眼睫毛 飄落

她數起眼上的睫毛，，，  
在梳妝台前，，，

數字在累積，，，  
睫毛忽然飄落，，，  
黏貼在眼皮，，，

從新開始計算，，，  
她眼睛的窗戶半開，，，  
遮擋光、沙、和塵埃，，，  
睫毛以光速，，，  
掉落在她的眼白，，，  
慧星撞地球，，，  
她又忘記數過的數字，，，

南管戲曲翻滾浪花  
與泉州和漳州移民來台  
酒樓裡珠玉擊打簾幕  
三吋金蓮仰望傾斜的琵琶  
她獨自彈唱「陳三五娘」  
一朵明代梨花  
流動眼珠  
推擠秋天的波浪

北管戲曲掀起海波亂彈  
官話飄過清代中葉的黑水溝  
她清唱英雄傳奇  
西皮與二黃

攀越龍山寺  
登高佛祖觀音神誕的野臺  
嗩吶月琴送來過門  
迎接她細碎身段

劉銘傳領軍沈浮巨流  
跨海任職台灣巡撫

傳喚北京京劇團  
清光緒十二年的大船  
鑼鼓戲伶行頭滿載  
桅桿傾斜

只為來台獻上戲曲  
替代劉母祝壽璠桃  
從此台灣商賈仕紳  
仰望京音的高亢  
她也開始正音清噪

一張素淨臉龐  
清水洗去毛孔塵埃  
她輕抬雙手  
打上色底油白  
指尖搓揉桃紅胭脂  
起點為眉

側繞雙眼橫掃兩頰  
續以白粉撲上臉蛋  
再抹一層乾紅  
筆尖水黑上下睫毛  
她勾描青衣的大眼圈  
跨越眉輪  
畫出一把頭細尾粗的尖刀

馬關條約海潮波濤  
日本艦船駛入基隆港  
浪花嗅到軍袍的味道  
逐漸混融日本藝妓的粉白  
登陸島嶼舞台  
舞誦踩踏大稻埕淡水戲館

日本人本島人  
各自擁有板塊  
新舞台與永樂戲院裡  
日本藝妓的肢體  
開始潛入她的腳勢手形  
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  
她唱起「別察」的王寶釧  
換裝「空城計」的孔明  
臺後卸下油白水黑  
還可參加現代舞團

她想，如果記錄，，，  
一天落毛三根，，，  
從十六歲至今，，，  
十萬根飄散的睫毛，，，  
如果可以典藏，，，  
製成兩千副假睫毛，，，

## 脫落的寇丹

鮮紅寇丹瞬間消失

帶領手指頭

穿越他突出的雙唇

隧道入口

他吸吮她的無名/無明 指

指/紙上一節一節車廂劇烈搖晃

寇丹碎裂

脫落油漆黏在發黃的門 牙/衛

飄散天空的扣（押）單

消息送到太平洋彼岸的他

家鄉再也不是飛機降落

或輪船靠岸的終點

放逐的浪子只能藉波潮/撥巢

聽見故鄉父親的中風或母親的痛風

風聲

依舊掃過天外飛來的一筆 黑扣單

落滿一地的扣（押）單

特務的吉普碾過

車身忽然顛跛/癩潑

地上的名字畏寒打噴嚏

聽見懲治叛亂條例 2 1

來到（押）房

滿屋都是只穿內褲的幽靈

因為收聽對岸廣播

身上插一朵紅花

家裡藏一本歷史唯物論

帽子上鑲一顆星星

風聲

依舊掃過地下飛來的一筆 紅扣單

隱形的扣（押）單

隨風吹到他們聚會地點

整批軍警蜂擁踢破緊閉大門

槍桿敲碎脆弱的玻璃窗

燈還點亮

為何空無一人

有人通報裡面正在舉行讀書會

有人通報裡面正在密謀阻擋/組黨

風聲

依舊掃過樓房吹來的一筆 爛帳/爛仗

鉗子正摳他的指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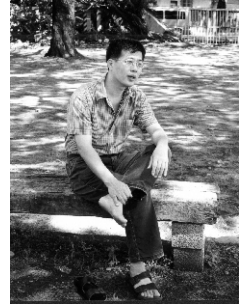
要逼出扣押的理由

他的雙手瞬間沾滿

那比鮮紅還要豔麗的寇丹

## 陳黎 Chen Li

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花蓮人，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凡二十餘種。譯有《拉丁美洲現代詩選》、《聶魯達詩精選集》等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金鼎獎等。1999年，受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04年，受邀參加巴黎書展中國文學主題展。



### 玫瑰之歌

1

玫瑰啊，我不願摘你  
因為我出生在花園中  
以玫瑰為床  
以茉莉為枕

2

我看見露珠  
懸掛在  
你的胸間  
它們是珍珠  
散發著  
汗香

貼近我  
即使你帶著刀子  
要傷害我  
噢，夜太長  
太長太長

3

夜鶯，因為  
歌唱  
越變越瘦  
我，因為等候所愛  
的他  
越變越瘦

4

我—  
長眠於此  
因玫瑰而死  
我的詩是  
另一朵玫瑰  
給我生命的  
墓誌銘：  
  
玫瑰  
啊，純粹的矛盾

### 滑翔練習

1

在  
這樣的高度回望人間  
你的呼吸在我的呼吸之上

我們  
御風而行，還有  
逃學的星星

同睡過  
如此冗長而黑暗的上古時代中古時代後突然醒來在  
當代的光裡

許多  
潮濕發亮的金羊毛，被整條銀河的唇呼喚著的  
你的名

夜晚的  
勳章，被撫摸，被拓印的  
語字

那個  
(是的那個)蒐藏雷電蒐藏雲雨以時間為脊樑的巨大  
倉庫的秘密

角落

2  
我想到  
神和人的差別其實只是在對  
重量的感受

你的  
存在，譬如說，傾斜了他們所說的  
萬有引力

性  
是人的  
而那麼神

。我的  
愛是重的，因為無懼而飛得這麼  
高

心  
是小小的  
飛行器

跟著  
你的震動。因滑而翔，因翔  
而輕，一切複雜的都

簡單了

註：「在我們同睡過許多夜晚的那個角落」，「我想到你的性。我的心跟著簡單了」，瓦烈赫（Vallejo, 1892-1938）詩集Trilce 裡兩首詩的開頭。

## 小城

他們住在這裡。一些風，一些雲。  
一條街和另一條相逢，交叉成十字。  
他們過街撿回被風吹遠了的樹影，  
連同剛剛擦亮的心情，一起拴在門柱上。  
十字和十字連結成方格，一塊一塊彷彿在棋盤上。  
他們種田，捕魚打鐵，狩獵。  
相三進五。馬 2 進 4。炮六平三。車 8 進 1  
他們遇見另外一些他們。抱布買絲，投桃報李。  
吹遠了的樹影有些和另外一些樹影結成親家  
有些落在更遠的池塘裡，成為死亡。  
一條溪從山下出發，穿過棋盤，挾帶草蟲鳴，  
奔流入海溪水和海水衝擊成縈迴狀，  
讓觀棋不語的他們驚呼：啊，洄瀾！

啊，洄瀾！他們的名字。  
溢出棋盤外的生命波浪，  
低限而燦爛在最高處墜毀，  
化做周而復始的印象音樂，  
反覆鏤刻，轉動棋盤如唱盤。  
一條街和另一條相逢交叉成十字。  
他們過街撿回被地震震出鍋外的魚，  
連同剛剛擦亮的門牌，  
一起釘在門柱上十字和十字連結成方格，  
一塊一塊，彷彿在棋盤上。  
他們散步  
飲茶，拔牙，做愛。  
包 5 進 2 馬四退六。卒 7 進 1。  
兵二平三一條溪穿過棋盤，  
奔流入海像唱針在唱片上循軌演奏。  
那些偶然進出的雜音是被風吹遠了的樹影。  
被另外一些他們撿回送還給他們。他們住在這裡

## 迷蝶記

那女孩向我走來  
像一隻蝴蝶。肯定  
她坐在講桌前第一個座位  
頭上，一隻色彩鮮豔的  
髮夾，彷彿蝶上之蝶

二十年來，在濱海的  
這所國中，我見過多少  
隻蝴蝶，以人形，以蝶形  
挾青春，挾夢，翻  
飛進我的教室？

噢，羅麗塔

秋日午前，陽光  
正暖，一隻燦黃的  
粉蝶，穿窗而入，迴旋於  
分心的老師與專注於課  
業的十三歲的她之間

她忽然起身，逃避那  
剪刀般閃閃振動的色彩  
與形象，一隻懼怕蝴蝶的  
蝴蝶：啊她為蝶所  
驚，我因美困惑

## 荼靡姿態

在最燦爛時開始腐爛生命的春天，春天的生命。

開到荼靡花事了韶華勝極，

無花開放只剩下一個「了」字懸掛在外，

告訴大眾這就是你看到的全部真相，

關於春天關於生命關於如何一朵花變成一個吊？

而一個字了卻了一切：真爛

怎一個了字了得？

你不服氣地盯著那吊？

發現??底下垂著一滴高潮後噴精的殘餘連著吊？，

在你腦中形成一個問號一個「？」，

真弔詭的爛，你更困惑了。

方其放時此懸?子屬薔薇科木黃白花重瓣。

其黃如酒，清香撲酒尊，其白曼曼，

人稱白曼郎花上凝結露水如瓊瑤晶瑩，

芬芳襲人，若甘露，若女體香，若夢。

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啊，莫非那是衆神發給世人的一枚勳章（或薰章）

懸掛在現實世界外的夢一個吊？，

勾起你多少往事前塵期待想像一個問號，問你吊？

冷凝人生究有幾多滴 那人立在那兒，

他見過荼靡花開花謝

（他俊美如白曼郎的弟弟在最俊美的年紀，35歲，人生的中道巔峰死了）

一病而死，一死了之。

他聽到自己對著懸疑的花之吊？

說：「去他媽的人生真爛的人生，指向腐爛的人生！」而吊？

居然回答：「來他媽的花生，真爛的花生真燦爛的花的一生……

## 凌靜怡 Andrea Lingenfelter

凌靜怡 (Andrea Lingenfelter)，漢學家，翻譯家和詩人，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碩士，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博士。致力翻譯中文現代文學多年，詩譯作見《台灣新疆域：二十世紀台灣詩選》，《台灣現代文學》，《詩與世界》，《時代亞洲版》等書刊；小說譯作已出版者包括李碧華的《川島若子》、《霸王別姬》，棉棉的《糖》。目前與丈夫和三名子女定居西雅圖。



### *Outdoor Chapel on a Cold Spring Night*

Votive candles flood the dark  
Golden light to warm the mind  
Frozen air and scattered stars  
Such the vows that we've unmade

### *Taj Mahal, Reflecting Pool*

an unfinished sentence  
at day's edge  
evaporation  
erases the facade  
inscribing what remains within  
the coastline of a shrinking island  
while the building sits undiminished  
a platonic ideal  
though its fluid presence  
in the world at our feet  
waxes and wanes  
conceived in our mutability

### 以曠野為教堂，在一酷寒春夜

祈願的燭火如水決堤淹沒了黑暗  
金色的燦光煨暖了你我的心  
冰冷的空氣，四散的星  
無力的誓言讓我們一一破解（曾珍珍譯）

### 泰姬．瑪哈陵，倒影之池

未完成的句子  
在白晝的邊緣  
化作氤氳  
翳除了表相  
將內在刻鏤成形  
一座凝練的島嶼，海岸線款款浮現  
巍巍乎泰陵，猶然雍容自若  
一道柏拉圖的純粹理念  
雖以流動的意象  
存在於塵世間，在我們的腳下  
浮沈漲落  
隨著我們瞬息萬變的心思流轉（曾珍珍譯）

## *Jack Spicer*

my teacher  
said I reminded him  
of Jack Spicer

I looked for his poems in anthologies  
looking for myself

my friend Eric  
lent me his second-hand copy  
of the collected works  
it was full of poems about baseball

my alter ego  
was a gay man who loved baseball  
and didn't live long

I looked for myself in those poems  
but it was like looking in the mirror  
and seeing a stranger

Eric quit coming to class  
dropped out of my life

Then one day I saw him  
crossing the street, heading towards me  
obliquely  
& I flinched  
the way shadows hide  
from the sun

as I turned away  
I thought I caught his look  
of recognition

& I kept walking  
like a stranger  
and I kept the book  
treasuring it  
the way we love  
what isn't ours

## 傑克·史百瑟

聽老師說  
我讓他想起  
傑克·史百瑟

我到詩選裡尋找他的詩作  
找的是我自己

艾瑞克我的朋友  
借給我他的二手書  
詩人史百瑟作品集  
裡頭到處是關於棒球的詩

我的另一個我  
是個喜歡棒球的男同性戀者  
英年早逝

我在那些詩中尋找自己  
卻好像對著鏡子觀看  
看見了一位陌生人

艾瑞克輟學了  
也從我的人生消失

有天我不期然看到他  
正在過馬路，朝我走來  
與我的位置形成斜邊  
我立刻閃躲  
像影子躲避  
太陽

轉身走開時  
我想我瞥見了他的眼神  
流露出認識我的神采

我繼續往前走  
像個陌生人  
然而我一直保存著那本書  
珍藏它  
像我們總是喜愛  
那不屬於自己的

## *Years Later*

years later I dream of his wrists  
fine and smooth, as small as mine

we are riding in a cab  
in a foreign city, holding hands

lightly as  
we'll move apart soon

we are bound  
for a place we are known

illicit currents pass  
between our fingertips

longing more intense  
than consummation

wanting him  
was always better  
than having him

when we kissed  
he always held back

something  
for me to miss

## 幾年之後

幾年之後我夢見他的手腕  
細嫩而平滑，跟我的一樣瘦小

我們並肩坐在計程車內  
在異邦的一個都會，手牽手

不敢緊握，因為  
馬上就要保持距離

我們正在前往  
一個熟識我兩背景的地方

不倫的電流穿透  
在我們的指尖流轉

思慕  
比交合的狂喜更揪心

想要他  
永遠比擁有他  
更好

當我們接吻  
他總是有些許保留

保留點什麼  
讓我不由得渴想



## Suntan

I admired my grandmother's tan  
and she turned away  
the compliment, turning  
the steering wheel  
changing lanes in her pale yellow  
'59 station wagon  
turquoise and silver  
watchband against brown skin  
souvenirs of years in New Mexico  
sun strong on her arms  
concentrated by the windshield  
decades of driving  
Southern California

she didn't like that inevitable brown  
brown like the Mexicans who worked the fields  
brown like the ?Jap gardeners?  
her second husband's main competition  
like the man she beat  
in a raffle for a fine bonsai at a garden show  
and for a long time she would tell the story  
gloating over his crestfallen expression  
as she snatched away his patrimony  
still fighting a war she thought  
was with him

years later as I walked away  
from her fresh grave  
through a cemetery  
in some no-man's-land  
between the docks of San Pedro  
and the estates of Palos Verdes  
I passed rows of flat markers  
and most of the names on them were Japanese  
engraved in roman letters and kanji  
side by side

## 曬黑的膚色

我非常羨慕阿嬷曬黑的  
膚色，對我的稱讚  
她不以為然，隨手  
方向盤一轉  
變換車道，在她淡黃色  
59年出廠的休旅車  
白銀鑲綠松石的  
錶鍊襯托出褐色的皮膚  
在新墨西哥居住多年的紀念品  
兩臂留下豔陽的影子  
經過擋風玻璃聚焦強化的  
幾十年的駕駛記錄  
在南加州

她不喜歡這擺脫不掉的褐膚色  
像在田野裡打工的墨西哥人的褐膚色  
像「日本園丁」的褐膚色  
她第二任丈夫的主要職場對手  
像她的手下敗將  
有回在園藝展舉辦的盆栽抽獎活動中  
她奪得了那人祖傳的珍藏  
還得意洋洋瞥了一眼他落寞的表情  
這件事她津津樂道好一陣子  
顯然一直停留在爭戰的狀態  
跟這位所謂的對手

幾年之後當我告別  
她的新墳，穿越  
一片墓地  
荒野無人之境  
在聖佩卓碼頭  
和綠林莊之間  
我經過一排又一排平放在地面的碑石  
上頭的名字多半是日裔的  
刻著羅馬拼音的字母和漢字  
並列對齊



### 蕭蕭 Xiao Xiao

本名蕭水順，臺灣彰化人，1947年生。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曾任中學教職三十二年，現為明道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著有詩集、散文集、評論集等數十種，為創作不懈、著作豐碩的學者詩人。曾獲《創世紀》創刊二十週年詩評論獎、第一屆青年文學獎、金鼎獎、五四獎、新詩協會詩教獎等。



### 傅士珍 Fu Shizhen

東華大學副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比較文學博士。專長是文學理論、德希達研究、現代詩。譯有《西方文學理論四講》、《盡得其妙：如何讀西方正典》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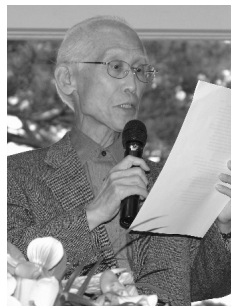
### 曾珍珍 Zeng Zhenzhen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英文系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神話與文學、美國文學、生態詩學、比較詩學和女性文學等，教學之餘亦從事創作與翻譯。譯有希臘悲劇《米蒂亞》、伊莉莎白·碧許詩選《寫給雨季的歌》等多種。

11/3 14:00~16:00  
松園別館

### 余光中 Yu Guangzhong

1928年生，福建永春人。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先後擔任師大英語系教授、政大西語系主任，台大、東海、東吳、淡江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及系主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外文研究所所長。其間兩度赴美講學，並獲澳洲政府文化獎金，應邀訪問澳洲各大學。曾主編藍星詩頁、現代文學等刊物，為藍星詩社發起人之一。曾獲十大傑出青年、國家文藝獎等。從事詩、散文、評論、翻譯等文字創作逾四十年，著譯等身，是當代詩、散文、評論大家及優秀的翻譯家。



### 向日葵

木槌在克利絲蒂的大廳上

going

going

gone

砰然的一響，敲下去

三千九百萬元的高價

買斷了，全場緊張的呼吸

買斷了，全世界驚羨的眼睛

買不回，斷了，一隻耳朵

買不回，焦了，一頭赤髮

買不回，鬆了，一嘴壞牙

買不回匆匆的三十七歲

木槌舉起，對著熱烈的會場

手槍舉起，對著寂寞的心臟

斷耳，going

赤髮，going

壞牙，going

惡夢，going

羊癲瘋，going

日記和信，going

醫師和病床，going

親愛的弟弟啊，going

砰然的一響，gone

一顆慷慨的心臟

迸成滿地的向日葵滿天的太陽

後記：1978年3月30日，梵谷誕辰九十七週年，他的一幅向日葵在倫敦克利絲蒂拍賣公司賣出，破紀錄的高價是美金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元。Going, going, gone 是拍賣成交時的吆喝，語終而木槌敲下。

### 壁虎

獨行的灰衣客，屢險如夷

走壁的輕功是你傳授的嗎？

貼游的步法，倒掛的絕技

什麼是懼高症呢，你問

什麼是陡峭，什麼是傾斜？

仰面轟起的長夜

任你竄去又縱來

細尾倏忽在半空搖擺

蚊蠅和蜘蛛都難逃

你長舌一吐，猝到的飛鏢

多少深夜感謝你伴陪

一抬頭總見你在上面相窺

是為誰在守宮呢，不眠的禁衛？

這苦練的書房並非

藝術之宮或象牙之塔

跟你一樣我也是獵戶

也慣於獨征，卻尚未練成

一撲就成擒的神技，像你

你的坦途是我的險路

卻不妨寂寞相對的主客

結為垂直相交的伴侶

雖然你屬虎而我屬龍

你補蠅而虎嘯，我獲句而龍吟

龍吟虎嘯末比要鬥爭

此刻，你攀伏在窗玻璃外

背著一夜的星斗，五臟都透明

小小的生命坦然裸裎

在炯炯的燈下，全無戒心

讓我為你寫一篇小傳

若是你會意，就應我一聲吧！

——唧唧

## 翠玉白菜

前身是緬甸或雲南的頑石  
被怎樣敏感的巧腕  
用怎樣深刻的雕刀  
一刀刀，挑筋剔骨  
從輝石玉礦的牢裡  
解救了出來，被瑾妃的纖指  
愛撫得更加細膩，被觀眾  
艷羨的眼神，燈下聚焦  
一代又一代，愈寵愈亮  
通體流暢，含蓄著內斂的光  
亦翠亦白，你已不再  
僅僅是一塊玉，一顆菜  
只因當日，那巧匠接你出來  
卻自己將精魂耿耿  
投生在玉胚的深處  
不讓時光緊迫地弄假成真  
凡藝術莫非是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比真的更真  
否則那栩栩的蠶絲，為何  
至今還執迷不醒，還抱著  
猶翠的新鮮，不肯下來  
或許，他就是玉匠轉胎

## 冰姑，雪姨——懷念水家的兩位美人

冰姑你不要再哭了  
再哭，海就要滿了  
北極熊就沒有家了  
許多港就要淹了  
許多島就要沉了  
不要再哭了，冰姑

以前怪你太冷酷了  
可遠望，不可以親暱  
都說你是冰美人哪  
患了自戀的潔癖  
矜持得從不心軟  
不料你一哭就化了

雪姨你不要再逃了  
再逃，就怕真失蹤了  
一年年音信都稀了  
就見面也會認生了  
變瘦了，又匆匆走了  
不要再逃了，雪姨

以前該數你最美了  
降落時那麼從容  
比雨阿姨輕盈多了  
潔白的芭蕾舞鞋啊  
紛紛旋轉在虛空  
像一首童歌，像夢

## 入出鬼月——to Orpheus

老來多夢，白頭壓不住滄桑  
卜者為我擲筊問神明  
告誡我，要多誦金剛經  
宜焚香靜坐，不宜遠行  
就這麼入了鬼月，在家林守  
不伴妻女去泉州，蘇州  
聖帕挾雷電而捲來，勢蓋全台  
驟風驟雨裏獨嘯寂寥  
苦味卜者對詩人的警告  
「七月要當心，陰氣太重  
你筋骨猶健而氣血不足  
要潛心吐納，善自休養  
要練鷓鴣不侵的元氣」

詩人怕鬼嗎？詩，本通神  
八卦與六書能把鬼嚇哭  
奧菲厄斯，日神與謬思所生  
琴韻鏗鏘迎風只一拂  
便引來了禽獸，領走森林  
鐵面的冥王也黯然落淚  
幢幢衆魅不由不側耳  
將天亡的新娘，尤麗蒂希  
還給他一路一領回人間  
只恨琴聖傷心太情急  
陰陽大限差一步就可逾  
乍一回眸便千古留恨  
恨愛妻失而復得，得，而再失

詩人乃神之子，無人無間  
一琴在抱，更陰陽無阻  
金羊毛號英雄的船頭  
高調能蓋過奪魂的女妖  
卻不能喚醒酒神的太妹  
希臘的搖滾撼人欲狂  
救不了自己，身分五處  
九謬思合力才拼得成  
詩人必死，唯詩能起死回生  
情人必分，音樂卻可以招魂  
琴在，情就在，詩在，思不絕  
即神妒天譴又有何懼  
更何謂衆魅來擾枕底

即鬼月之幽昧而可疑  
偏七夕的星河更燦爛  
為人神之愛而交閃  
即中元之鬼節，橋名奈何  
豈敵鵲橋之多情可渡天津  
目焚香靜坐，念此生之悠悠  
兩番戰火，幸慈母一手牽引  
中年哀樂，有愛妻半生相陪  
孕怪胎於南海，颱風三匝  
如車輪之輾轉，相繼來犯  
詩情不墜，終將護我出鬼關  
而仰見中秋之朔盡望來  
重九之日月交輝，陰消陽盛

(2007.8.27中元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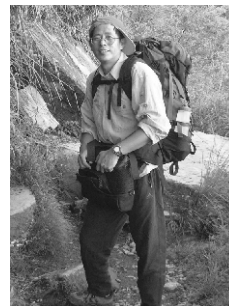
不要再哭了，冰姑  
鎖好你純潔的冰庫  
關緊你透明的冰樓  
守住兩極的冰宮吧  
把新鮮的世界保住  
不要再哭了，冰姑

不要再躲了，雪姨  
小雪之後是大雪  
漫天而降吧，雪姨  
曆書等你來兌現  
來吧，親我仰起的臉  
不要再躲了，雪姨

(2007.9.11)

## 劉克襄 Liu Kexiang

十八歲寫詩迄今，曾出版詩集五冊，分為《河下游》(1978)、《松鼠班比曹》(1983)、《漂鳥的故鄉》(1984)、《在測天島》(1986)、《小鼯鼠的看法》(1988)《最美麗的時候》(2001)。早年以鳥類、古道和台灣自然志做為創作題材，晚近則以鄉土教育、生態旅遊為書寫主題，寫了《迷路一天，在小鎮》、《大山，遠離台三線》等系列小鎮旅行的遊記。曾獲台灣詩獎、笠詩社二十年新人獎、中國時報新詩推薦獎等。



### 小熊皮諾查的中央山脈

在夜裡，火光使皺紋更深了  
眼眶也陷進去，隱藏著  
比悲憫還要厚的眸光  
你蹲坐在鬆垮的背袋  
只剩爐架上烘烤的玉蜀黍  
那是今夜以及一生的糧食

清晨要像隻水鹿穿過針葉林  
聽聽松羅懸垂的肅穆聲音  
中年白髮的鹿野忠雄就是這樣旅行的  
從小把靈魂寄託給台灣  
一個人背著三十年代，七訪雪山  
你也要朝一座沒有回路的山脊出發  
不留後代，只孤立起矮胖的身影  
讓頭骨蓋滾下碎石坡

那是樟樹、檜木、鐵杉逐一消失的地帶  
四百年不安  
僅存一片寒原的寧靜  
眼淚從鼻尖撲簌滑落  
適進火焰熊熊的夢中  
一個自然學家的一生  
孤獨啊孤獨  
讓星鴉叫醒死亡  
讓石虎噬咬肉身  
讓冬夜掩埋靈魂

### 八色鳥

春天時，  
那喜愛飄浮在森林底層的靈魂悄然回來了。  
我感受到牠，  
一個潮溼而炙熱的色彩，  
激動而急切的肉體，  
集聚成相當大的力量，  
在整座山裡游走。

「鬼仔鳥！」在森林裡聽見鳴聲的閩南人形容這種鳥時，  
僅止於這種超乎科學、小於無知的感情。

夏天時，  
我卻常在那兒撿拾這種聲音，  
想要獲得一種強烈地熱帶的質感，  
存藏在低海拔的林子。  
我堅信，  
這種等待是所有生命本質裡共同的期盼，  
容納在整個林子的因果循環。  
那更是愛，  
凡生界必有之，  
生生不息的滋長。

積滿冬天氣息的落葉，  
結實掉落的油桐果子，  
或者我年輕浮躁後入定的生活，  
都能理解這樣的巨大情境。

## 木瓜山

每天，凌晨的最後一刻

那山總會站成全世界最豐滿而堅實的肩膀

讓早起的陽光悄悄地滑下

溜過鯉魚山的肚腹

去輕輕地叫喚整個縱谷

直到海岸山脈露出惺忪的身子

那時，稻田裡的鷺鷥已經伸展翅膀

蔗田裡鬼鼠和環頸雉紛紛抬起頭

蓮花蓮溪的雁鴨和水牛也睜開眼睛了

而我們搭乘的火車

就在安詳而開闊的舒展中

熱鬧地拉開了黎明的序幕

吉安、壽豐、豐田、萬榮……

啞，這些太平洋黑潮旁邊

肥美名字的小鎮們

一個個都快樂地醒來了

## 自然老師

終於我看到那束光，緩慢流進森林。如一條無聲的溪，離開瀑布。數億顆如孢子的塵埃飄浮其間，探索著，或者無意圖的漫出。

他們進入森林。有一個迷戀甲蟲的孩子，繼續和我討論植物。有一個喜愛跋山涉水的少年，將會走過我去過的山巒。至於那文字如詩的女孩，一直沒有長大，還是我所鍾愛的十一歲的形容。

他們會遇見我的死亡，在不同的角落。也許如殘破的甲蟲殼，也可能是一株腐朽的枯木。

他們也會和我的出生不期然而遇，一種比嫩芽、小葉還更具體的存在空氣。在孤獨的時候，和他們並坐。

他們繼續進入森林。在我如百歲海龜的軀體蠕動。煩我、困我、折磨我。一生都是我活著的問題和疑惑。

## 貓頭鷹的朋友——素描一位腦性麻痺之友人

她是不會飛行的  
好像只會站著，靜靜地  
似乎，連展翅  
都很困難

那是初識時，我們難免這樣  
疑惑。在白晝的天空  
在翱翔的世界裡  
以羽毛的豐滿  
以鳴唱的曼妙  
以舞蹈的輕快  
甚至，以亮麗的色澤  
想像著，並且  
做了各種世俗的評斷

但我們忘了  
那多半是我們很少凝視  
黑夜的天空  
貓頭鷹的家園

在那裡，那世界最幽微而安靜的時刻  
我們熟睡時  
她的眼神炯然發亮著  
澄澈地  
望向我們所關懷的世界

她的思維也在那時展翅  
滑翔而來，自森林的深處  
且發出世界最安靜的聲音  
在幽暗裡，堅實地  
掠過林梢，在月光下  
端莊地，站上  
那森林的高處

每次，在台灣森林裡  
好不容易發現一隻時  
我總會默唸著：

「你們的朋友，瑞璧  
還好嗎？」



## 陳育虹 Chen Yuhong

陳育虹。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業。籍貫廣東南海縣，生於台灣高雄市。旅居加拿大溫哥華十數年後，現定居台北。出版詩集《魅》（寶瓶2007），《索隱》（寶瓶2004），《河流進你深層靜脈》（寶瓶2002），《其實，海》（皇冠1999），《關於詩》（遠流1996）。曾獲《台灣詩選》2004年度詩獎，及中國文藝協會2007文藝獎章。

### 我告訴過你

---

我告訴過你我的額頭我的髮想你  
因為雲在天上相互梳理我的頸我的耳垂想你  
因為懸橋巷草橋弄的閑愁因為巴赫無伴奏靜靜滑進外城河  
我的眼睛流浪的眼睛想你因為梧桐上的麻雀都飄落因為風的碎玻璃

因為日子與日子的牆我告訴你我渴睡的毛細孔想你  
我的肋骨想你我月暈的雙臂變成紫藤開滿唐朝的花也在想你  
我一定告訴過你我的脣因為一杯燙嘴的咖啡我的指尖因為走馬燈的  
夜的困惑因為鋪著青羊絨的天空的捨不得

### 曇花看海

---

已經在這裡站了多久  
看了多久呢  
裙襬撩撥著干堆雪  
劉海讓風吹亂  
我想像你站著看著微微暈眩了  
已經把自己看成一朵浪

你看了多久呢  
連夜都開始不安了  
你探出指尖安撫夜像安撫一隻貓  
我想像你是水象星座的花  
未成形的珊瑚  
剔透 接近流質

說你是夜的花 瞻夜的花  
一夜的花  
你就站在仙人掌心  
用整個夜晚一微米一毫米一奈米  
懶懶伸腰以海蜇的輕巧  
（並且以手托腮）

說要看月亮起落看一個夢流轉  
看欲念去來終於知道  
已經是一朵浪  
瞬息凋萎沒入蔓藤的海  
星宿的迷情也深藏  
彷彿藻草交纏 再也解不開

## 滅相

這是一件龐大的工作  
整整二十日他們  
用鋤尖挖鑿佛身  
填塞巨量的引爆物  
他們必須確定引爆後  
我佛腦漿迸裂  
四肢胸腹盡成齏粉  
整整二十夜他們禱告祭祀  
他們必須確定  
不朽 必朽

而果然硝煙散去  
一切俱毀  
附近的居民繼續農務  
兩隻白鴿落腳佛座  
一切已空  
一切如常  
……故菩薩心猶如虛空  
一切俱捨……  
佛在碎石佛在斷瓦  
這是一件龐大的工作

註：2001/3/19 阿富汗神學士政權炸毀巴米安省兩尊三世巨佛石雕。  
其中一尊人稱「不朽」。「…故菩薩心」一句語出黃檗傳心法要。

## 地圖

我只記得險險的陡降坡（那白鷺鷥的河床）蛇目蝶獨自吸吮著夕陽（那漂流的水筆仔）兩片雲在對流層等待溶化，被溶化

水筆仔傾身說著說著

（我只記得穿過仰德大道有雨聲街穿過雨聲是忠誠路是大度路你說之後關渡關渡大橋在左那小小的渡口不要停一直走我等你）水筆仔說整座城

都是紅燈和雙黃線都是（險險的）三岔路和隱憂（我只記得我說，唉那麼）到了渡口會不會只看到誰的背影（那麼更遠還有歸處嗎）

穿過紅樹林是外竿藜林是清水街紅毛港（你說一直走我等你）我必須盡快（唉你的聲音我最後的地圖）隔著橋夜晚就要走來我只想一直走

（我想和你一起）去看海

## 隱

不是背叛。是  
兩匹風箏一路追逐愈離愈遠  
兩隻蟻交換了體味又錯身而過  
兩片對生羽狀葉在秋至分飛  
兩滴露珠相擁著卻蒸發

橫笛與豎琴溫存歡舞之後  
渴望冥思或獨處  
兩顆星球失去呼應的磁極失去  
熱力與引力各自衰老  
在各自的天涯



### 陳芳明 Chen Fangming

1947年生，台灣高雄人。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台灣文學研究會創辦人之一。曾任民主進步黨文宣部主任，現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著有現代詩評論集《鏡子和影子》，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及文學評論、歷史評論、政治評論集等凡三十餘種。是當代台灣重要的文學與政治評論家。



### 賴芳伶 Lai Fangling

1951年生，嘉義人。台大中文系所畢業，香港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中興大學中文系，2004年轉任東華大學中文系。研究領域前為中國古典文學，近數年來多關注台灣現當代文學，尤其新詩方面。對詩作之研究，傾向結合時間移易與空間變動的論述，與作者、作品進行多維對話，以期打開一尚未誕生之美感世界，並介入當下俗世之關切。



### 陳義芝 Chen Yizhi

陳義芝，一九五三年生於花蓮。台灣師大國文系畢業，高雄師大中國文學博士。一九七二年開始文學寫作。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任教。著有詩集《青衫》、《新婚別》、《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等，另有散文集及評論。曾獲時報文學獎推薦獎、中山文藝獎、詩歌藝術創作獎、台灣詩人獎。曾應邀參加新加坡國際作家周，日本秋吉台國際藝術村翻譯計畫。詩集有英譯本The Mysterious Hualien (Green Integer出版)及日譯本《服のなかに住んでいる女》(思潮社出版)發行。



楊牧 Yang Mu

本名王靖獻，早期筆名葉珊，1940年生，台灣花蓮人。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博士。曾任華盛頓大學教授、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長。現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講座教授。高中時代即向《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詩刊投稿，成名甚早，著作甚豐，有詩集、散文集、評論集、譯作等逾四十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山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等。



聖·彼得堡

那是第二次革命前夕  
我送行一些友人於暴風雨的舊驛  
站在暗微的月臺走廊看他們上車坐好  
雨水斜飛著將我們隔離在  
戲劇情節的兩端，憂鬱地堅忍  
和即將馳向未知（包括死亡）  
的速度。我單獨留下

於是我就緬然想起如何於  
燥熱的園子裏這之前曾經與你遭遇  
六葉樹的濃蔭有金甲蟲睡眠沈沈  
多刺的果實在膨脹，陽光忽上  
忽下交擊著喜悅與悲傷，馬蹄敲過  
那邊廣場，鴿子的翅膀拍動空氣  
我看到你回頭看我在藤蔓的顏色裏看你

時間像淚一樣燦爛發光  
在我們驚豔的對望裏停止不前，啊時間  
那未及表達的挫折了的愛曾經如何  
悽惋地預卜十二年以後，當人們已經  
重複了許多大而無當的事件，我們悄悄  
靠近在議場裏並且細聲交談，斷線的珠子  
在手心組合，關於別後，從前

那是時代已經晚到我們的城市即將  
陷落的時代，失望的兵士隨不同的  
旗幟和鼓樂在我胸臆裏進行了一場  
小規模戰爭。晚上我輪流夢見騎士紋章  
正教的經書，仕女們的髮飾，和農奴一個一個  
黑暗的死魂靈。那個秋天你不告而別  
將我單獨留下

時光命題

燈下細看我一頭白髮：  
去年風雪是不是特別大？  
半夜也曾獨自飄搖的天地  
我說，撫著胸口想你

可能是為天上的星星憂慮  
有些開春將要從摩揭宮除名  
但每次對鏡我都認得她們  
許久以來歸宿在我兩鬢

或許長久關切那棵月桂  
受傷還開花？你那樣問  
秋天以前我從不去想它  
吳剛累死了就輪到我伐

看早晨的露在葵葉上滾動  
設法於脈絡間維持平衡  
珠玉將裝飾後腦如哲學與詩  
而且比露更美，更在乎

北半球的鱗狀雲點點反射  
在鯖魚游泳的海面，默默  
我在探索一條航線，傾全力  
將歲月顯示在做岸的額

老去的日子裏我還為你寧靜  
彈琴，送你航向拜占庭  
在將盡未盡的地方中斷，靜  
這裡是一切的？頂

## 近端午讀 Eisenstein

你坐在鳳凰木下  
一張工整的刺繡亂針挑明  
零碎的光影開始凝聚，不動  
太陽徐行到了天頂

起先想到戴花的詩人，一逕  
歌唱到河邊，沮喪，憤怒之餘  
遂對準最亮，最美麗的  
漩渦縱身躍下，死矣

## 介殼蟲

蘇鐵不動在微風裏屏息  
暖冬野草依偎前排欄杆喧鬧  
開花，我以遲緩的步伐  
丈量巨木群後巍巍的暮色成型  
沉默折衝，學院堂廡之上  
一個耳順的資深研究員

小灰蛾還在土壤上下強持  
忍耐前生最後一階段，蛻變前  
殘存的流言：街衢盡頭  
突兀三兩座病黃的山巒——  
我駐足，聽到鐘聲成排越過  
頭頂飛去又被一一震回

完整的心律隨斜陽折射  
在前方：波谷明亮顯示掃描器  
金針下常帶感情，然而，相對於  
遽爾，即刻，啊記憶裏  
那悠遠的鐘，這時撞擊到我的  
無非一種回聲猶不免誇誕，張揚？

接著，如何她卻繾綣將三生  
修成的正果以原形表述，完整的卑微  
啊愛，但相對於人間的玩忽，真  
證明是恐怖

我隔著一些典故思想，一些觀念  
和信仰，然則美和真必然也是致命的  
通過超現實的剪接——完成  
無上的默片蒙太奇

況且，真實的接觸反而不會在  
金屬肉身引發感應，或者  
悉數掩藏在垂長的台灣欒樹裏  
就在我失神刹那，音波順萬到  
強光氾濫，我看到成群學童  
自早先的大門擁出來

我把腳步放慢，聽餘韻穿過  
三角旗搖動的顏彩。他們左右  
奔跑，前方是將熄未熄的日照  
一個忽然止步，彎腰看地上  
其他男孩都跟著，相繼蹲下  
圍成一圈，屏息

偉大的發現理應在猶豫  
多難的世紀初率先完成，我  
轉身俯首，無心機的觀察參與  
且檢驗科學與人文徵兆於微風  
當所有眼睛焦點這樣集中，看到  
地上一隻雌性蘇鐵白輪盾介殼蟲

## 池南茗溪二

再來的時候蘆花裏有黃雀出沒  
的痕跡，穿越時空在湖水表面  
輕聲撞擊，彷彿從未曾具象成形  
維持一種永恆的虛構，我們懷抱的  
未知，如露水凝聚孤懸的葉尖  
期待子夜陰氣上升以接近幽黯的魂靈  
飄向月光褪色的水域乍醒的花萼  
復活的草子，毛茛滲流  
少量毒液將你催眠，超越

神志且以拔高看見我的小船雙槳  
在野生蓮葉間簸盪，霎雨隨風打落  
閃電倏忽喧騰如蜈蚣的手勢  
鐘口震顫，車轂顛覆——看見  
有明亮發光的植物佈在水裏  
黃雀領先穿越折斷的倒影飛臨  
遂降落一格而更多羽類  
也隨後集止圍水相呼：蘆花  
過去那樣輕聲撞擊著船底  
是未來正虛構著  
現在的痕跡

## 陳義芝 Chen Yizhi

陳義芝，一九五三年生於花蓮。台灣師大國文系畢業，高雄師大中國文學博士。一九七二年開始文學寫作。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任教。著有詩集《青衫》、《新婚別》、《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等，另有散文集及評論。曾獲時報文學獎推薦獎、中山文藝獎、詩歌藝術創作獎、台灣詩人獎。曾應邀參加新加坡國際作家周，日本秋吉台國際藝術村翻譯計畫。詩集有英譯本The Mysterious Hualien (Green Integer出版)及日譯本《服のなかに住んでいる女》(思潮社出版)發行。



### 重慶街六號—花蓮老厝火燒後

每逢起霧就想起  
那棟老厝，在花蓮重慶街  
浸在火災的煙霧裡  
像曝光的照片看不清楚  
只露出一列屋瓦

三歲的我坐在霧動的屋瓦  
霧，在花蓮的清晨  
看不到山巒蜿蜒的鐵路  
只隱隱感到震動  
火車自遠而近自天外而來

河，似乎也從天外來  
暴雨湍急，皮娃他躍入水中  
藏住頭，久久不出來  
河又向天外流去  
哥哥那班人抬起他的衣褲大聲哭  
排著隊從花崗山走回來

一個挨一個  
走入時間的負片，家的盡頭  
走入一扇扇關起的門  
坐在霧動的屋瓦  
曝了光

遲遲不褪的閃電，那場火  
使花崗山也曝了光  
四十歲的我帶著一具  
四十年的老相機，二月過午  
孤零零走回重慶街

走回門前鋪了蓋的河面  
聽火車空隆隆響，火舌在鏡頭深處  
隨鋸木場的電鋸聲  
突突向高空衝  
隱約有壓低的人語著慌地問  
六號，是六號嗎

其實四周安安靜靜  
什麼聲音也沒有  
下午的陽光斜照馬路右側  
一家按摩院

### 哀歌

暮秋  
無依傍的  
夜  
單調的  
鐘響  
一聲聲  
拍擊流水

有人  
在黑屋  
無依傍的  
河中  
漂浮  
失聲地  
哭

天色乍明  
枯葉  
似冰涼的  
白刃  
掠過  
夜夢已  
無蹤

## 給後來的李清照

我住的這棟樓  
整天捶打著地板在整修  
12月尋尋覓覓的這棟樓  
不在山東不在廣東在旅途中  
早已和12世紀分手  
  
仍有早產的疼痛並未早產  
懷著奈米的思念並非奈米  
睡時如夢醒來到處掃描  
蘇菲亞是智慧伊麗莎白是愛  
誰是後來的妳，李清照  
  
淮海中路轉角吹著今生的季風  
茂名南路梧桐仍落著去年的秋葉  
我夾帶一條熱麵包走出地鐵站  
走不出妳的詩園在上海  
一抬眼今年的冬天迅疾降臨  
  
我的味覺被妳的詩篇網綁  
冷冷清清的脣齒音停在舌尖上  
在妳之後的一千年  
我只能建築末日的種子銀行  
存放一千年後的精子等待  
  
預知有人將鑿開這現代冰層  
在我此刻手寫的詩行間  
發現有熔岩像一朵朵蘑菇  
憂愁像一粒粒禁藥  
一顆詩的卵子是我的李清照

## 仰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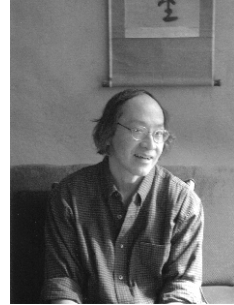
寶傘懸垂無一絲絲風  
金鈴也靜默。日午  
仍有僧侶赤足石板地  
繞塔走動如一粒  
褐色的念珠  
  
三百二十六呎凌空  
大金塔，赤炎炎像著了火  
我仰首 Shwedagon  
眼中有汗，心中是  
嗡嗡眩駭的光  
  
穿透東西南北方爐煙  
一縷縷，穿透綠樹枝  
菩提，一葉葉飄落  
太陽搖晃散亂的髮絲  
在地面  
  
儘管菩薩的遺骸已化成舍利  
迦藍的園林人間遍布  
但四野總是蠅蠅嗡嗡  
成群的烏鴉飛上，飛下  
在頭頂上喊：要  
  
我盤腿獨坐樹下  
默誦經文如訪迷宮  
日光左移三吋心也游移三吋  
只聽得啾啾的林鳥  
發出一聲聲單音  
  
一百零八隻僧足踏過雲氈向前  
佛陀，是?引領的路嗎  
黃狗在吐氣蒼蠅在跼腳  
?垂眉俯瞰的是  
廟宇的香火還是困苦的生靈  
  
如我，恆在?眼中修行  
在?腳下跪拜  
在 Shwedagon 的光罩下  
默想無常。無人流淚  
這裡早已流盡眼淚  
  
蓮花茉莉香蕉花都在拈鉢  
碧得昂，注定是佛供樹  
二千五百年金塔一瞬可成灰  
何謂輝煌?當日光隱入層雲  
驟雨即將降下

## 落花林中穿行——董陽孜舞墨

把字寫在天空的人  
化作流光吞吐  
把字寫在海面上的人  
心隨潮浪迴復  
把字寫在荒山的人  
如大風翻飛長劍吟嘯  
以雷霆閃擊落花  
暗香拂動珠袖  
  
磨墨，確是寂寞的工作  
長河綿延如煙  
只教她一人臨摹公孫大娘的劍影  
當星夜將殘，在海畔  
千尺白浪映照魚龍的光采  
酒筵不散，在庭園  
遊子將浮雲的命運  
拍擊豪蕩的歌聲  
  
墨是滄桑的顏色  
風塵吹不散樹籬人語  
千年的枝條搖曳天地間的呼吸  
五十年似反掌誰像我  
而今悵恍  
兀自在落花林中穿行  
循一支歌聲去尋找  
青苔低昂的古牆

## 施家彰 Arthur Sze

1950年出生於紐約，為第二代華裔美國人，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出版的詩集包括《楊柳風》(1972)、《眩惑》(1982)、《河流，河流》(1987)、《群島》(1995)、《結繩記事》(2005)等，以及英譯中國詩集《絲籠》(2001)。其作品刊載於全美各大文學雜誌和選集，也曾譯成中文、義大利文和土耳其文。曾獲麗拉·華里絲讀者文摘作家獎，亞裔美人文學獎(1999)，Balcones詩獎(1999)，印地安藝術基金會獎(1999)，美國書籍獎(1996)，Lannan 詩歌文學獎(1995)等諸多獎項，近年來在美國詩壇頗受注目，是亞裔美國詩人中創作成績極突出者。他頗擅於將西方現代主義技巧與中國詩技巧和「深沉意象派」詩歌的原型意象結合在一起。他作品中的意象精準明晰，不時流露出超現實的趣味。《紐約時報》書評稱讚他的詩結合不同領域的經驗天文學，植物學，人類學，道家思想……，以細微的觀察見證它們之間的關聯。他目前擔任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作系主任。



### *Ox-head Dot*

Ox-head dot, wasp waist, mouse tail,  
bamboo section, water-caltrop, broken branch,  
stork leg, a pole for carrying fuel:  
these are the eight defects when a beginning  
calligrapher has no bone to a stroke.

I have no names for what can go wrong:  
peeling carrots, a woman collapses  
when a tumor in her kidney ruptures;  
bronze slivers from a gimbal nut  
jam the horizontal stabilizer to a jet,

make it plunge into the Pacific Ocean;  
?Hyena!? a man shouts into the darkness  
and slams shut the door. Stunned, I hear  
a scratching, know that I must fumble,  
blunder, mistake, fail; yet, sometimes

in the darkest space is a white fleck,  
ox-head dot; and when I pass through,  
it's a spurt of match into flame,  
glowing moths loosed into air, air  
rippling, roiling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 牛頭點

牛頭點，蜂腰，鼠尾，  
竹節，稜角，折木，  
鶴膝，柴擔：  
這些是初學書法者運筆  
無骨時顯現的八病。

對可能的差錯我無以名之：  
削著紅蘿蔔，一個女人  
因為腎腫瘤破裂而崩倒；  
平衡螺帽的青銅裂片  
使飛機的水平尾翼故障，

讓它衝進太平洋：  
「土狼！」黑暗中男子大叫，  
將門砰然關上。我茫然，聽見  
一刮擦聲，知道我一定要摸索，  
盲撞，誤解，失敗；然而有時

在最暗的空間有一白點，  
牛頭點；當我穿行而過，  
它如一柱火柴迸發成火，  
灼熱的蛾四射入空氣中，空氣  
波動，激盪地球的表面。

## *In Your Honor*

In your honor, a man presents a sea bass  
tied to a black-lacquered dish by green-spun seaweed. 以綠絲狀的海草繫在上黑漆的盤子上。

?Ah? is heard throughout the room:  
you are unsure what is about to happen.

You might look through a telescope at the full  
bright moon against deep black space,

see from the Bay of Dew to the Sea of Nectar,  
but, no, this beauty of naming is a subterfuge.

What are the thoughts of hunters driving  
home on a Sunday afternoon empty-handed?

Their conception of honor may coincide  
with your conception of cruelty? The slant

of light as sun declines is a knife  
separating will and act into infinitely thin

and lucid slices. You look at the sea bass's eye,  
clear and luminous. The gills appear to move

ever so slightly. The sea bass smells  
of dream, but this is no dream. ?Ah,

such delicacy? is heard throughout the room,  
and the sea bass suddenly flaps. It

bleeds and flaps, bleeds and flaps as  
the host slices slice after slice of glistening sashi 海鱸突然抽動。牠

## 以客為尊

為了款待你，一名男子獻上一條海鱸  
以綠絲狀的海草繫在上黑漆的盤子上。

「啊」聲遍傳整個房間：  
你不清楚會發生什麼事。

你或許可透過望遠鏡觀看深黑  
穹蒼映照下的清朗滿月，

從露珠海灣望向瓊漿海洋，  
但，不要，這美麗的命名只是一種遁辭。

週日午後空手驅車返家的  
獵人心裡想些什麼？

他們的榮譽觀和你對殘忍的看法  
或有相通之處？夕陽西下

傾斜的光影是一把刀  
將意志和行動劃分成無限綿細

又清澄的薄片。你注視海鱸的眼睛，  
清澈明亮。魚鰓微動

幾乎隱而不察。海鱸散發  
夢的味道，但這絕非夢境。「啊，

如此細緻」遍傳整個房間，  
海鱸突然抽動。牠

淌血抽動，淌血抽動，嘗  
主人薄切出一片片晶瑩剔透的生魚片。

*Lobed Bowl with Black Glaze and White Scalloped Rim*

Turning from the obituary page,  
he hears a screw tighten,  
recalls a dead sparrow on a greenhouse floor.

The mind can be dipped in a vat  
when you slice an eggplant, sharpen a pencil,  
shave. He woke slowly as light

sank through the skylight, brightening  
the bedroom. He recalls running  
his tongue from her breast to her armpit

as she shivered and ached with pleasure.

An elder holds an eagle feather,  
wafts cedar smoke, taps a woman

on her shoulders. He wants a mind  
as pure as a ten-lobed bowl  
with black glaze and white scalloped rim.

A broad-tailed hummingbird whirs in the air--  
and in a dew drop on a mimosa leaf  
is the day's angular momentum.

上了黑釉且以白扇貝為邊飾的有圓耳的碗

翻過刊載訃聞的版面，  
他聽到旋緊螺絲的聲音，  
想起一隻麻雀死於溫室的地板。

心智可以浸入大桶中  
在你薄切茄子，削尖鉛筆，  
刮鬍子的時候。他緩緩醒來，光線

自天窗滲下，照亮  
臥房。他想起他的舌尖  
自她的乳房游走到她的腋窩

她微微顫動，感到喜悅的痛楚。  
一名長者握著一根老鷹的羽毛，  
讓香柏的煙味飄浮，輕扣一名女子

的肩膀。他要這樣的心智：  
純淨如有著十瓣小圓耳的碗  
上了黑釉且以白扇貝為邊飾。

寬尾的蜂鳥在空中迴旋  
含羞草葉片上的一滴露珠  
蘊藏著白日有稜有角的動力。



## Earthshine

1  
"Fuck you, *fuck you*," he repeated as he drove down the dirt road  
while tamarisk branches scraped the side of the pickup;  
  
what scrapes in the mind as it dilates to darkness?  
  
"Jodido," he winced and turned up the whites of his eyes;  
  
"What comes from darkness, I strike with darkness";  
  
who hears a night-blooming cereus  
unfold a white blossom by the windowsill?  
  
crackle of flames in the fireplace;  
  
lapping of waves against rocks  
as a manta ray flips and feeds on plankton;  
  
the gasp when he glanced down at the obituaries;  
  
the gasp when she unwrapped flecked rice paper to find a  
letterpress broadside;  
  
spurt of match into gold as he lights white beeswax candles;  
  
she is running her hair between his toes;  
he is rubbing her nipples with his palms;  
  
"What comes from brightness, I strike with brightness";  
  
his ankles creaked as he tiptoed to the bathroom;  
  
waking to a cat chewing on a mouse in the dark.

## 地光

1  
「我操！我操！」  
沿著泥路驅車而下他嘴裡反覆咒罵，  
檉柳的樹枝磨刮過小型貨車的側邊：  
  
是什麼東西向黑暗擴張時在心中磨刮？  
  
「肉！」他縮了一下，眼白上翻；  
  
「凡來自黑暗者，我回擊以黑暗」：  
  
誰聽見曇花在  
窗台邊綻放白色的花朵？  
  
壁爐裡？啪作響的火焰聲；  
  
鬼蜮紅翻騰覓食浮游生物時  
浪花拍擊岩石的聲音；  
  
他目光下移瞥見那些訃聞時的喘息聲；  
  
她打開有斑點的宣紙看到一張活版印刷的  
單頁印刷品時的喘息聲；  
  
他點燃白色蜂蠟燭時火柴迸出的金黃；  
  
她在他腳趾間撥弄她的頭髮；  
他用他的雙掌撫摩她的乳頭；  
  
「凡來自光明者，我回擊以光明」：  
  
踮起腳尖走向浴室時他的腳踝噁噁作響；  
  
發覺一隻貓正在暗處嚼食一隻老鼠。

## Earthshine

2

Hiking up a trail in the Manoa Valley arboretum,  
he motions with his hand to stop as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whether a red-whiskered or  
red-vented bulbul has just landed on a branch.  
I spot a macadamia nut on the ground, glance  
up into an adjacent tree and am shocked by  
two enormous jackfruit suspended from the trunk.  
Revelation never comes as a fern uncoiling  
a frond in mist; it comes when I trip on a root,  
slap a mosquito on my arm. We go on, but stop  
when gnats lift into a cloud as we stumble into  
a bunch of rose apples rotting on the ground.  
Although we continue to a dead end where water  
runs down a sheer rock, the mind stops here:  
here *Amanita muscarias* release a cloud of spores  
into cool August air; here lovers make  
earthshine on a waxing crescent moon; here  
the phone rings and I learn of a suicide,  
a pinhole grows into an eclipse; here  
water drips as I descend into a sloping black lava tube.

## 地光

2

沿著瑪諾亞山谷植物園的小徑  
行進，他以手示意停步，  
試圖辨識剛剛飛降枝頭的  
是紅耳鶇或者紅臀鶇。  
我在地上發現一粒夏威夷豆，仰  
頭，瞧瞧鄰近的一棵樹，驚見  
兩顆碩大的波羅蜜垂掛在樹幹上。  
羊齒植物在霧中開展複葉時未曾  
點醒我，被樹根絆倒，打臂上的蚊子，  
我才頓悟。我們繼續前行，但又停下，  
當蚊蚋成團飛起，我們無意間發現  
一串蒲桃在地上腐爛著。  
雖然我們接著走到路的盡頭，有水  
自峭壁奔流而下，但心卻停在這裡：  
這裡，毒蠅傘在八月涼爽的大氣中  
釋出一團芽胞；這裡，戀人們  
在娥眉月上創造地光；這裡，  
電話響起，我得知有人自殺，  
一個針孔長成一次月蝕；這裡，  
水滴落，當我走下傾斜的黑熔岩洞穴。

## Earthshine

3

Say teeth;

say gnawed his teeth in his sleep;

say each spring he scraped peeling blue paint  
off the windowsill;

say the ocean flickers;

say a squiggly chalk line screeching down a  
blackboard opens a black rift;

say on a float house yellow cedar smoke rises  
in the woodstove;

say burn;

say crumpled white papers ripple then burst  
into yellow twists of flame;

say parallel lines touch in the infinite;

say peel;

say stoplight screech go green laugh;

say screech, rip, slam, thud, body scrapes,  
bleeds to bone;

say hyena;

say bobcat stripped of skin;

say a black cricket chirps in a corner of the  
room;

say hang;

say ox shoulder hangs off hook;

say trimming roses, she slashed her left wrist;

say shit-smear hair-sway leaf-gold ooze;

say crack;

say breaking a wineglass in a white napkin  
recovers a sliver of original light;

say egg-white eyeball splash;

say rinse;

say bend to earth, find a single stalk budding gold.

## 地光

3

說牙齒：

說他在睡夢中磨牙：

說每年春天他將剝落的藍漆自窗台刮除：

說海洋輕輕顫動：

說一條蠕動的粉筆線尖聲劃過黑板開啓了一道黑色的裂縫：

說浮屋上香柏的黃色煙霧自燒木材的火爐中升起：

說燃燒：

說揉縐的白色文件波動進而迸發出黃色的螺旋狀火燄：

說平行線在無限延伸處相交：

說剝落：

說剎車燈尖叫轉綠笑：

說尖叫，撕裂，砰然關閉，轟隆作響，身體摩擦，血流見骨：

說土狼：

說剝了皮的山貓：

說一隻黑蟋蟀在房間一角鳴叫：

說懸吊：

說牛肩擺脫吊？：

說修剪玫瑰時她割傷了左手腕：

說塗糞擺髮金箔汨汨流出：

說龜裂：

說在白色餐巾裡打破酒杯讓一道原光失而復得：

說蛋白眼球噴濺：

說清洗：

說彎身向地，找一根有黃金花苞的莖幹。

## Earthshine

4  
He hanged himself with his belt in the bosque  
is no longer a whip that reddens and flays the skin.  
?Donkey piss,? he once cracked but who  
knows how the light sizzled and burned a hole  
that gnawed and gnawed so that the more he  
twisted the more he convulsed into a black pitch?  
Orange daylilies are blooming along the driveway;  
long-stalked delphiniums are bending to earth.  
A firework explodes in white gold then bursts  
into a green shimmer. He leaves teeth marks  
on her neck; she groans and shows the whites  
of her eyes. When a car rushes by on a wet road,  
he hears a laborer throw sand against a tilted screen  
and realizes twenty-three years ago he threw  
sand against a tilted screen. Now, when he  
strokes the tendons of her left wrist, she sighs.  
They are now nowhere everywhere none such;  
they are not look back time but full moon first light

## Earthshine

5  
She said he said ?moon? in his sleep;  
when he looked through the pot-bellied telescope,  
the light of the full moon made him wince;  
he had to gaze into darkness  
and then saw from Mare Cognitum to Mare Serenitatis;  
the mind aches to see at such distance such definition,  
when she heard the barking dog,  
she shined a flashlight and spotted a porcupine on the  
as you would spotlight a deer;  
a snake slides under the redwood boardwalk by the kitchen  
he kisses her shoulders,  
rubs the soles of her feet;  
the mind aligns such slivers;  
say dragonfly, quartz, cattail, tuning fork, wave;  
say earthstar bursting into alpine air;  
say c<sup>2</sup>;  
say even the sacred barley drink separates if it is not stirred,  
and see how, stirred, one can find repose.

## 地光

4  
他在林地以自己的皮帶上吊  
不再是一根會抽紅、剝裂皮膚的鞭子。  
「驢撒尿，」他曾經啪啪作響——但誰  
知道電燈會絲絲作響燒出一個洞  
不斷啃噬，搞得他越是  
扭動就越是痙攣成黑色的音高？  
金針花正沿著車道盛開；  
長梗的飛燕草垂向地面。  
煙火爆出白金光芒隨即發出  
綠色閃光。他在她的頸間  
留下齒痕；她發出呻吟聲，眼白  
翻現。當一輛汽車急馳過潮濕的道路，  
他聽見一個工人斜拿著篩子篩沙  
繼而想起二十三年前他也曾  
斜拿著篩子篩沙。現在，當他  
撫摸她左手腕的肌腱時，她會嘆息。  
而今他們是無處可去無所不在無與倫比；  
他們不是「回顧時」而是滿月第一道光。

## 地光

5  
她說他在睡夢中?「月亮」；  
透過大肚望遠鏡張望，  
滿月的光讓他退縮；  
他必須穿透黑暗凝視  
然後從知海看到澄海；  
在這樣的距離看到這樣的清晰度叫人心痛；  
當她聽見狗吠聲，  
她打開手電筒發現屋頂上有隻豪豬；  
就像你用聚光燈照一頭鹿那樣；  
一條蛇溜進廚房邊的紅杉木步道底下；  
他吻她的雙肩，  
撫摩她的腳跟；  
心將這些裂片排成一線；  
說蜻蜓，石英，香蒲，音叉，波浪；  
說乳團再迸裂成高山之氣；  
說C平方；  
說若不攪動即便是祭神用的薏米水也不會融合，  
看，受到攪動，人如何而可以找到寧靜。

## *Earthshine*

6

Sipping mint tea in the ebbing heat of the day,  
I recollect how we stumbled onto a raccoon  
squashed between boards leaning against a fence,  
tadpoles wriggling at the edge of a pond.  
On the living room table, thirty-six peonies  
in a vase dry and become crepe-paper light  
to touch. Yesterday you watered blue chamisa  
along the county road, while I watered desert grass  
under the willow. I recollect opening a brown,  
humid box and, stunned, lifted a handful  
of morels, inhaling the black aroma of earth.  
What is it we give each other gold, shark's fin-  
other than a renewed sense of the miraculous?  
Nanao watched a blip on the radar screen; later,  
when he saw the flash, he thought Mt. Fuji  
had erupted in a burst of light. Sipping mint tea  
on the longest day of the year, I sense how  
the balance of a life sways, and a petal may tip it.

## 地光

6

在酷熱漸褪的白日啜飲薄荷茶，  
我回想起我們意外發現浣熊的情景，  
牠被夾壓於靠放在籬笆上的木板之間，  
蝌蚪在池塘邊緣蠕動。  
客廳桌上，三十六朵牡丹  
枯乾地在瓶子裡，摸起來輕如  
皺紋紙。昨天你沿著鄉間道路  
替藍色的小下田菊澆水，而我在柳樹下  
替荒漠冰草澆水。我想起曾打開一個褐色的  
濕盒子，大吃一驚，拔起一把  
小蘑菇，吸入大地黑色的芳香。  
我們互相給了對方什麼黃金，鮑翅  
除了重新體會到的神妙之感？  
七男注視雷達螢幕上的影像；後來，  
看到閃光時，他以為富士山  
已在一陣火光中爆發了。啜飲著薄荷茶，  
在夏至的白日，我察覺生命的天平  
是如何晃動，一片花瓣都可能讓它傾斜。

## Earthshine

7

A steady evening with a first-quarter moon;  
numerous craters along the terminator are razor sharp;

I observe the ghostly bluish glow of earthshine  
and feel how the moon has no permanent dark side.

A horse neighs by the barbed wire fence;  
we trudge into a wet field, carrying, from under the portal,

a bee's nest in a basket, place it in a nook  
of a silver poplar. Will any bees hatch in spring?

I notice thorns on the bare branches of Russian olives;  
you spot coyote scat before the v-shaped gate.

We walk to where the Pojoaque and Nambe flow together  
I am amazed at how we blossom into each other.

I hear the occasional drone of cars on highway 285,  
hear how the living expire into smoke

and the dead inflame the minds of the living.  
When I exhale against a cold window, I see

the ever-shifting line along the terminator;  
and, as the shadow cast by the rim of Theophilus

slips across the crater's floor, I feel light  
surge into a honeycomb gold—it all goes and comes at once.

(陳黎譯)

譯註：地光 (earthshine)：自地球經過雙重投射、映照到月球黑暗面的日光。譬如當月亮呈現蛾眉狀時，我們看到的明亮部份是陽光直接反射的結果，但我們發現其陰暗的部分隱約籠罩著一層淡淡、淺淺、灰濛濛的光，這樣的光就是「地光」，是地球將太陽投射到其上的光經過二度反射照到月亮所形成的。／瑪諾亞山谷 (Manoa Valley)：在夏威夷。／回顧時 (look back time)：天文學名詞。宇宙浩瀚，星球與星球的距離相當遙遠，我們此刻自某遙遠星系所接收到的光，其實發射於過去，經過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十億年後才傳送到地球，天文學家將「光射出的時間點」，稱作「回顧時」。／知海 (Mare Cognitum)、澄海 (Mare Serenitatis)：月球表面上兩個主要的「月海」。從地球觀測，月表上有些區域顏色較深暗，看似海洋，天文學上稱之為「月海」。／七男 (Nanao)：日本男子的名字。／帕瓦奇 (Pojoaque) 河、南卑 (Nambe) 河：美國新墨西哥州境內的兩條河，在聖塔菲北方交會。／狄奧菲盧斯 (Theophilus)：月球表面上的一個大型隕坑 (crater) 或稱「環形山」。「隕坑」是月球上最常見的地形，是月球形成之初受隕石撞擊而形成的坑洞；「環形山」則是較年輕的隕坑，坑底中央有小山。

## 地光

7

上弦月高掛的安定夜晚；  
月面明暗邊界上無數隕坑銳利如剃刀；

我觀測到地光鬼魅般的淺藍光芒，  
感知何以月亮沒有永遠的黑暗面。

一匹馬在鐵絲網牆邊嘶鳴；  
我們步入潮溼的田野，提著，自正門的下方，

一個裝在籃子裡的蜂窩，將它放在雪白楊的  
隱蔽處。有任何蜜蜂會在春天孵化嗎？

我注意到沙櫟樹光禿的枝幹上長了刺；  
你發現土狼在V字型門前亂叫。

我們走到帕瓦奇河和南卑河交會的地方  
我驚訝我們如何在彼此體內綻放。

我聽見285號公路上偶而傳來的嗡嗡車聲，  
聽見生活如何熄火化成煙霧

而死者如何引燃生者的心智。  
當我對著一扇冷窗吐氣，我看到

月面明暗邊界上那條不斷變動的線條；  
而且，當狄奧菲盧斯圓坑邊緣投射出的陰影

滑過隕坑的底層，我感覺到光  
波濤般湧進金色蜂巢在一瞬間去來。

### 楊佳嫻 Yang Jiaxian

1978年生，台灣高雄人。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現就讀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目前最感興趣的學術議題是日人佔領下的上海文壇。著有《屏息的文明》（詩集，2003）、《海風野火花》（散文集，2004）、《你的聲音充滿時間》（詩集，2006）、《雲和》（散文集，2006），編有《臺灣成長小說選》（2004）。



### 蕭蕭 Xiao Xiao

本名蕭水順，臺灣彰化人，1947年生。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曾任中學教職三十二年，現為明道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著有詩集、散文集、評論集等數十種，為創作不懈、著作豐碩的學者詩人。曾獲《創世紀》創刊二十週年詩評論獎、第一屆青年文學獎、金鼎獎、五四獎、新詩協會詩教獎等。



### 曾珍珍 Zeng Zhenzhen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英文系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神話與文學、美國文學、生態詩學、比較詩學和女性文學等，教學之餘亦從事創作與翻譯。譯有希臘悲劇《米蒂亞》、伊莉莎白·碧許詩選《寫給雨季的歌》等多種。





汪啟疆 Wang Qijiang

1944年，漢口市人，1948年隨父來台，海軍官校，1966年班畢業。歷任船長、作戰署長、海軍指參學院院長。2000年海軍航空反潛指揮官申報退役。現為監獄志工、軍事學校戰術兼教、基督教會服事。出版有《夢中之河》、《人魚海岸》、《台灣海峽與稻穀之舞》等詩集及童詩《到大海去啊，孩子》等，曾獲中山文藝獎、時報文學獎、年度詩獎等。

## 海的莎樂美

( 莎樂美  
聖經的莎樂美  
舞蹈的莎樂美  
冶豔奔放大海洋那無情女兒的 莎樂美  
一個  
要  
頭顱，男人頭顱的——莎樂美)

海浪成排攤開來歌唱的牙齒喊叫

她胸脯是水手崩陷的海原  
浪沫從少年骸骨滾滾淹過  
這就是冬季的臺灣海峽  
海，青春的臉色放縱出千種透明了紋皺的激情  
藏在美麗裡的驚悸  
我窺見這份絕艷  
她是絕艷的莎樂美

溫柔的力量是一種毀滅  
千萬湮海浪自她舞蹈的腰肢拋出  
魅惑化成漣漣的火焰  
這女人，慾望焚燒的一雙紅鞋子  
踢踏踩遍了水手的身軀  
狂髮閃起十級風暴

整個海原在軀體氾濫  
尋找心靈破裂的傷口  
可怕、毀滅、?也溫柔的愛  
我已明白莎樂美所要  
當我回顧  
血液全成為她雪白饑餓的牙齒的渴  
吮吸、吮吮 上昇的瀑布  
沒有形軀，不俱姿態  
這是變幻的莎樂美

舞動、舞動、舞動、舞動  
我們的魂魄完成了濺血的奉獻  
我們的頭顱完整的上在脖子上起伏  
起伏慾望那女體的等待  
作狂歡的鴉藥，絕頂的悲哀  
我們叫喚：莎樂美，莎樂美  
我們骰子滾動在大海的盤皿上

少年頭顱 船不曾回來  
我們的哀楚  
在最深沉的交織。祇看到  
飲酒的杯子  
跳舞的鼓捶

水手在靜止的港灣內撕聲裂膽的  
叫喊



## 漸漸

我每次回來  
總想  
把海洋捻一點兒  
喂給你

在那麼大的  
藍顏色世界  
月亮總在找她的鞋  
海會斜倚過來  
變成一個滑梯

我也總在你的小床  
問：不懂事的小海豚  
睡了嗎。知道大海的大嗎？  
水平線後面  
躲著的另一天  
總急著扯開藍被子  
打呵欠、起床

時間循環的  
潮汐安靜的  
沒有一個腳印的沙灘  
是還沒說話的臉  
看著靜靜牽你小小手  
走來的我們

多少的皺紋  
像愛一樣  
漸漸漲滿了，淤在我眼睛旁  
沉默把航行帽戴在睡眠的小腦袋  
手掌，正學波浪翻你潑濃黑密髮  
十歲、二十歲  
我睡眠都在成長的孩子胸

風 來過，又走了  
時間在纏綿交錯  
但是  
所有可記得或不記得的白晝黑夜  
在連腳印都踩不醒你的夢域  
爸爸帶回一些盆  
雪白的  
不會腐朽的、像是  
一點點、小小的永恆  
捻了  
撒在你  
一起、一伏  
響滿回音的小胸脯。

## 替爸讀信

爸，信籤跟您  
一樣老  
醒不了的時間  
黏得好  
緊  
  
您老要  
說話，但  
遙遠的信  
封、紙張和文字全都  
被沉默編號了  
漢口吶、四川吶  
那些陌生親人  
放進抽屜  
又再取出來……仍是沉默

你、總把  
年歲和時間弄混  
遞給我  
要我  
讀出內容

我讀  
你別老把影子，變淡的  
夾在裏面黏牢  
撕下來  
會受傷的。

## 潮汐和沙灘的閒話

潮汐說：

我來了

潮水裏我臉頰發燙而激情

我夥同那麼多個我，成排的

來了。

一份愛，一份遙遠的傳遞

肉體內癱退—擁進的歲月之戰

我都帶來了

用每一跟燙熱手指按進你們等待的纖細裏……

沙灘說：

我的每粒沙礫分隔

恒向無垠之海展示我們的

坦白。千萬的聚集群體

向海回應所撥盪的情愛。

任何一粒沙，都

喊：以腳步留印額頭

以心跳與重量壓我身上

以雲、雨、厚厚薄薄的一層層觸探

在我週遭起伏，甚至

讓貝殼遺忘的插進背脊。

看大海收束擴散

一千年一萬年

前、或後 在這兒

我躺成一份容納

斑斑星空，會在等待裏

如一個孕育的母親

為了撫觸，馬鞍藤自遠處爬來

把星光殖於沙灘

而沙灘就是讓你所有潮汐碎裂的胸臆……

## 獨立

我醒得很早很早，黑暗如夜

我摸索到紙，寫了獨立……就停下來，思索

我等那疲憊肉體回音喊叫的政治濤聲止息

我赤裸著沒有方向感，而開始不耐

我要走出去，不願睡了

我要選作一片夜底掉下的葉子

我要離開樹的身體，去找風和鳥叫

## 焦桐 Jiao Tong

本名葉振富，1956年生於高雄市，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曾任《文訊》雜誌主編，中國時報副刊組副主任。現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詩集《蕨草》、《咆哮都市》、《失眠曲》、《完全壯陽食譜》、《青春標本》，散文集《我邂逅了一條毛毛蟲》、《最後的圓舞場》、《在世界的邊緣》，論述集《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等。詩作被譯成英文、日文出版。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



### 過七賢三路

休假的美國大兵登陸第二號碼頭  
就佔領了七賢三路  
海灣飯店一夜間住進九艘巡洋艦  
他們運來整船整船的軍需品  
過期的盤尼西林  
過剩的保險套  
和第七艦隊那樣興風作浪的精液  
一級戰備的陽具  
陣亡時也要勃起

六〇年代的夏日在蟬嘶中升溫  
貧窮的女人為飢餓的政府賺外匯去了  
發育中的孩子穿著美援麵粉袋縫製的內褲  
湧進教堂領麵包

黃昏是威士忌和花露水布景的野戰場  
輸精管比下水道忙碌  
龜頭比彈頭更急躁  
擁妓調笑的大兵扶醉擲酒瓶  
引爆了痙攣的嬉戲  
我少年時代的眼睛拍攝了這部越戰電影  
蘇絲黃望著我又不斷離我遠去  
藍調在家鄉的街道  
演奏異國的風情

### 過馬六甲

貿易風總在睡夢前吹起  
像突然的哭泣

我看見欽差正使總兵太監  
在南中國海的煙霧中迷失了  
我看見自己長跪在地板上  
一代兩代三代這樣跪了無數代  
叫所有娘惹和峇峇買票參觀  
叫通事不能翻譯  
叫故鄉來的眼睛同情我  
來不及撤退的激情  
這樣苦澀地用雙膝一再  
改寫我們之間的歷史

征服者蘇丹  
我自然是你俘虜的臘像  
賞賜我相思般的形容  
為了你的驕傲  
形塑我長跪  
壓低著頭傾聽心跳  
統治者蘇丹  
別再垂憫我  
請放逐我  
無法自拔的奴僕

從帆檣的森林  
放逐到三寶廟  
放逐到華僑墳場  
放逐到廢倉庫角落  
放逐到汽水工廠邊緣  
還是無法安頓那命運

那膝蓋陷得太深  
已經僵硬於落腳了  
我命運的主人  
寶船像馬六甲河一樣疲倦於航行了  
載著昨夜的眼淚和回憶漂流  
擱淺在你的後花園

歲月像一隻受傷的蜥蜴潛行  
旗幟依戀著貿易風

## 過 澎湖水族館

也許像一部晚場電影  
放映著我們之間的海洋  
松球魚矜持著冷光穿過藻草  
掀起預約的漣漪  
遠離現實遠離  
注視的眼瞳

往事閃著幽光游過抒情的水族箱  
不斷升起又破碎的幸福的氣泡  
激動的小浪  
驚醒潛伏沙堆裡的比目魚  
落寞的音波模擬潮聲  
渴望觸摸

珊瑚的呼吸  
模擬季風中的頭髮  
這世界的管風琴

櫻花蝦模擬我們  
相約在缺乏遮蔽的岩壁  
尋找記認的秘穴

## 過 藍洞

如今只有夢能帶我再貼近你  
神話擁抱的海岸  
幻想生育的島嶼和暗礁  
貼近你貼近窄口寬腹的洞穴  
封鎖的顏色  
等待更繁複的顏色

如今如今也只有夢能允許我  
走私霞光  
從落日沈淪的地中海  
葡萄酒般侵略你顫慄的嘴唇  
蓄勢注入低吟的洞口

暗潮洶湧的幽光在洞裡釋放  
調製出喧嘩的回聲  
我渴望的重逢是一首船歌  
從嘴裡唱出來的都流到靈魂裡去

## 過 觀音亭

我曾經認真尋找  
遺失的身份證  
約莫一炷香那麼完美的光景  
哦也許身世就應該像一樁錯誤  
流落遺忘的海洋

店鋪早已經打烊  
村莊為我們佯睡了  
憂鬱在街道上巡邏  
啾咕石牆的形容  
木麻黃的呼吸  
海面上升起薄霧  
放大了街燈

光如此捉摸不定  
季風如此多情  
堅定地回來如潮汐  
追憶著夢的地形追憶  
觀音眷顧的深夜

## 陳克華 Chen Kehua

1961年出生於台灣花蓮。花蓮中學畢業，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研究員，現任台北榮總眼科醫師，陽明大學眼科助理教授。著有詩集《騎鯨少年》、《我撿到一顆頭顱》、《美麗深邃的亞細亞》、《欠缺頭詩》，散文集《愛人》，《給從前的愛》、《無醫村手記》、《夢中稿》及評論集、小說集等共十餘種。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多次，聯合報文學獎多次，金鼎獎最佳歌詞獎，金鼎獎最佳專輯等。



### 2007 寫給 Burt 三首

#### 1. 春日之泉

在深深劇寒的春日裡  
我原已準備迎接夏的身體  
突然萎謝如遙遠雨林深處  
一朵肉質厚瓣的花-----

在漫天味晶的侵襲下  
渾身是銳利的傷

只有高山裡?泉依舊完好  
氤氳地沿凍原上之礦脈盛開

而那說要去探勘遺世溫泉的人  
在歷經了時光與體能的艱苦跋涉  
在最荒僻艱險無人能到的所在  
遇見了

那埋藏億萬年  
地球嬰兒期的無染泉水，突然明白

：那是眼淚……

#### 2. 我的身體所訴說的愛……

而就在春寒此際  
我察覺身體如何急切訴說  
對愛的渴望

(像突然被抽去蔽體的衣物  
走在雨後擁擠的大街上  
一是當眾裸體的羞恥感  
還是想衝進一家咖啡館取暖—  
比較接近 此時  
愛的感覺?)

但我分明察覺  
我的身體 像半飢餓  
又飲了烈酒  
又值青春發育 的原住民少年

想和什麼緊緊黏合  
又可以互相開腸刮肚  
隨時引吭高唱  
又可以勇敢地衝進大雨之中

又衝回來  
帶給你一把好刀的那種身體  
訴說：

冷嗎？我胸口這裡是暖的……

#### 3. 採溫泉的人

踩遍山脈岩礦的無盡臺階  
佇立地球花園那端的那個人  
說他必須離開專心採集他的?泉去了

在高海拔的冰鎮空氣裡  
他將他同樣味鎮的肺葉和心室  
浸入一朵朵溫泉的體溫裡

溫泉如花 他被氤氳的花香圍繞

幸福如斯，鑿鑿黷黷  
他如礦石晶花之蓬勃雄蕊  
由無明地心無間地湧出

「其實每一朵溫泉皆該遺世獨立，  
不為人知……」

但他畢竟為此命名花季  
一如

他曾一一離棄的愛情。

## 在健身房

辛苦了，弟兄們  
我親密又私密的無敵鐵金剛  
你們無所不在的撕裂肉體及飽脹器官  
咬斷的門牙和泄洪的汗水  
像發願效忠於蛋白質固醇的革命軍  
一天要比一天雄壯威武

碉堡就聳立在大片闊背肌之間  
二頭是肥壯的鼠小腿如痙攣的魚  
晒陽機裡為鋼筋鐵骨抹上防鏽的銅油  
四野皆是酸痛的坦克  
無情輾過鋁帶深?出的乳溝  
我們，我們擁有的脆弱如草葉的肉身!

一而這一役如此壯烈  
在健身房  
埋葬萬人脂肪的地方  
一個自戀者前仆後繼的偉大國度  
當無敵鐵金剛們並列降落  
在那無瑕肌肉所堆積起的時代里程碑上  
微溼眼睫紛紛激射出了鎂光……

「為了，為了不要成為照片裡唯一沒有胸肌的……」  
健身房行動不好不壞不垢不淨  
不多不少不增不減  
無始無終  
恰恰自覺了一副  
並不偉大的身體

永遠不可能偉大的人類的身體  
在步出健身房之際  
或許快樂或許悲傷  
或許不快樂也不悲傷—  
當一陣風悠悠吹過  
人生所有的困頓愁勞  
倏忽就化作  
肌肉又增大一寸的甜美祝福……

## 我原想天使一般愛著你

故事：想把這首詩送給哲廷與小寶。因為在他們的婚禮上，我事先完全沒有準備地朗誦了這首詩。這首詩描述了愛一個人的決心與福祿，似乎也見證了哲廷與小寶的愛與盟誓。詩既然送出了就不再屬於我，就讓哲廷與小寶當作寵物呵護囉！

我原想天使一般愛著你  
只能看你 走過你 穿透你  
不被覺察地 讀著你的心

天使一般無法改變你什麼或為你改變（一如這世界）  
只能注視 沈默  
揮動透明的翅膀低空掠過

你的安睡。讓你  
夢見陽光 暖暖地醒來  
給你一個接著一個沒有理由的好天

是的，我原想天使一般愛你沒有觸覺  
沒有慾望  
甚至沒有任何起念

只是愛著讓你繼續做著你自己  
陪你一起吹燭白晝  
再覆蓋你以夜的無聲潮水

「聽，光年外的潮聲已經 動……」  
但全宇宙的靜寂  
都聚集在到你夢中默禱

是的，連一根手指也不許落下  
不許如一顆帶羽毛的種籽 般地落下  
落在你已經回應了的唇

不許一絲人間的福祉  
琥珀般向我滲透—  
縱然，縱然我是一名掌管福祉的天使

但我如螢火蟲般遠離著 你所在的城，城中的燈火  
如果你看得見  
我遙遠的明 和 暗 其實

都有著渾圓的理由。我原想：如果我能  
天使一般地愛著 就好了  
只是

我忘了天使是不會愛的  
只有神會—

永遠的神忘了曾經有一剎那，我  
將羽翼抖落成地球上的漫天雪花  
告訴著你啊你

我成為凡人的決心……

## 我前來喚醒沉睡在你心中的紛紛美好——寫給深藍之一

我來，喚起 在你心中沉睡的 那些美好  
那些，有的 是你自己從不知道的

紛紛的 美好。當你獨自尋到了 一個角落  
抽煙，回想  
上一個戀情如何 深深傷害你  
像刮過船底的暗礁  
而你，你卻還是一艘簇新的、 才要試探海洋的船……

終有一天，你會將整座海洋  
納入你淨身的澡缸  
但，你，今日的藍圖裡  
你仔細標出了  
那埋葬了太多沉船的幽靈三角地帶……

終有一天你要滿臉風霜地  
塑像一般立在甲板上歸來  
雙臂橫在如帆飽漲的胸前  
睥睨著四下  
麗日的港灣所馴養的一些小風小浪

而我來，麗日裡，我看見了  
那恐怕將要如暗礁  
如海上風浪般風霜著我的

我決意喚醒的  
這多年以來在你心中沉睡的 紛紛的美好……

## 秋日葬禮

彷彿遠方有莫名的慶典  
我逆著眾人的方向行走  
逆著金黃美好的陽光  
逆著翻飛的落葉和深入發植的的微風

逆著我內心急劇鼓脹的渴求  
逆著衣裳和皮膚被吹起的皺褶  
也逆著時光宛轉散開的水道

我來到空敞而大片的秋  
群樹都瘦下來之後  
我看得見林中乾燥的行人  
和從行人臉上飄落的乾燥的表情

「正要到密林深處舉行自己的葬禮呢……」  
我如此微笑寒暄著，  
但並沒有人停下來回應我  
空氣中只見我的聲音紛紛乾燥地墜落——

在記憶終於到齊  
而胸臆卻空寂了的時辰  
我躺入那微涼的泥土被褥  
落葉的手掌紛紛按住我微顫的  
亟欲睜開的眼睫：

終於，你也倦了……

一種睽違多時的  
僅僅只屬於秋日的愛  
的幻覺。



**須文蔚 Xu Wenwei**

1966年生於台北市。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現任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數位文化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包括文學傳播、報導文學、數位文學、現代詩、新聞學等。著有詩集《旅次》以及《台灣數位文學論》。曾獲「詩運獎」、創世紀45週年詩創作獎推薦獎、五四文學獎等。



**楊佳嫻 Yang Jiaxian**

1978年生，台灣高雄人。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現就讀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目前最感興趣的學術議題是日人佔領下的上海文壇。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2003)、《你的聲音充滿時間》(2006)，散文集《海風野火花》(2004)、《雲和》(2006)，編有《臺灣成長小說選》。



**郭強生 Guo Qiangsheng**

東華大學英創所副教授兼系主任。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專長是英美戲劇、小說、電影與文化研究。著有《書生》、《在美國》、《就是捨不得》、《2003 郭強生》及翻譯《如何讀西方正典》、《慾望街車》等書。



11/3 9:30~11:30  
亞士都飯店雅美廳

【Andrea Lingenfelter (凌靜怡) 選詩】

*Altar Ego*

I woke up from the dream you were in rhyme  
Assembled all my pieces in a song  
The dozen dirty plates I broke one night  
In grief, instead of tears; I was alone  
As all my alter egos were in bed  
Inside my little finger where the whorls  
Did double as a maze through which they led  
Another flagrant daydream choked with pearls  
Of seminal deception blindly cast  
As though our well of being offered up  
Maternal absolution with its chaste  
And lunar imperfections bright enough  
To throw your twisted shadow to the ground  
Beneath my naked body halo crowned

另我／祭壇自我

我醒來了，只有在夢裡你才懂得用韻格  
將我所有的碎片拼湊成一首歌  
某天夜裡我摔破一打沾滿污漬的碟子  
雖然哀傷，但沒有哭泣：真實的我孑然孤獨  
當一個個的另我全都耽溺在床上  
在我纖細的指尖裡有渦紋  
反覆迴旋如迷宮，我的另我們穿梭其中  
作著不怕人見笑的白日夢，被盲目  
揮霍的珍珠，欺誑的精液，噎住  
彷彿我們的存在註定湧出井泉獻上  
母性的寬宥，用它堅貞的  
足夠明亮的月陰虧缺  
把你扭曲的影子拋在地上  
在有光圈加冠的我的赤身之下  
(曾珍珍譯)

【余光中選詩】

與海為鄰 余光中

與海為鄰  
住在無盡藍的隔壁  
卻無壁可隔  
一無所有  
卻擁有一切

最豪爽的鄰居  
不論問他什麼  
總是答你  
無比開闊的一臉  
盈盈笑意

脾氣呢當然  
不會都那麼好  
若是被風頂撞了  
也真會咆哮呢  
白沫滔滔

絕壁，燈塔，長堤  
一波波被他答打  
所有的船隻  
從 艫到艫腫  
都拿來出氣

有誰比他  
更坦坦蕩蕩的呢？  
有誰又比他隱藏著  
更富的珍寶  
更深的秘密？

我不敢久看他  
怕蠱魅的藍眸  
真的把靈魂勾去  
化成一隻海鷗  
繞著他飛

多詭詐的水平線啊  
永遠找不到線頭  
他就躲在那後面  
把落日，斷霞，黃昏星  
一一都盜走

西班牙沉船的金幣  
或是合浦的珍珠  
我都不羨慕  
只求做他的一個  
小小鄰居

只求他深沈的瞬息  
能輕輕搖我入夢  
只求在岸邊能拾得  
他留給我的  
一枚貝殼

好攔在枕邊  
當作海神的名片  
聽隱隱的人魚之歌  
或是攔在耳邊  
曖昧而悠遠

私語 余光中

靜寂的後半夜，忽然我醒來  
發現另一邊的枕上  
她的鼾息並不很勻稱  
頭頂卻傳來私語竊竊  
很輕，很近，有兩個人  
「奇怪，是誰呢，這一對夫妻  
睡在好像是我們的?上  
他的頭上已蓋了雪  
她的髮際正落著霜  
似乎睡得很熟呢，還打著鼾  
為什麼看來都有點面善？  
皺紋已經阡陌著滄桑  
一位蝦蟇，一位蛙匍  
怎麼睡姿跟我們也相像？  
總不會，是預言的幻景  
一瞥四十年後的我們吧？

為何不搖醒睡者來一問  
問四十年間有什麼發生？  
這是界，可曾變好了一點？  
可曾登上了月球，可曾  
避免了第三次世界戰爭？  
還要逃亡嗎，為了天災或革命？  
島嶼跟大地的爭吵是誰贏？  
你別亂來了，瞧他們已夠累  
九十年代顯然不輕鬆  
是什麼危機感啊在壓著薄夢  
不安的記憶下枕著隱憂  
讓他們多睡一會吧，不要  
冒冒失失把未來驚醒  
今晚至少還不用擔心  
可是他們的，不，我們的孩子呢  
有幾個了，該不小了吧  
你問得太多了，瞧你，還沒有懷孕

我敢說那邊的相框子裡  
就是他們的，噢，我們的女兒  
眉目真的有我們的神情  
一噓，別把孩子們也吵醒  
還不曾向你的深處投胎呢  
一個個尚未取名的嬰孩  
要是我老了，像她那樣  
眼角擺著魚尾，髮上帶著風霜  
你還會抱我嗎？像新婚的今晚？  
一噓，他們在翻身了  
天快亮了，夢也快做完」  
侵?的曙色裡，我起身小便  
一抬頭就跟  
牆頭那張結婚照  
猝然打一個照面

## 【汪啓疆選詩】

浮蘭德 沈臨彬

今年的笑聲黏死在那棵忍冬樹上  
風吹海那麼華爾滋

就祇一個晚上  
她的啾泣把島與海浮起而氾濫過我的額頭  
樟腦色的月亮以它的龍骨  
嘎然滑過我的瞳孔

浪濺成雲  
我是干溼下的古城  
以海藻纏妳的髮髻  
擁抱即成港

橙黃是日  
萋萋是妳倚?的茜草  
瓊·貝絲的歌聲是亡故的扉頁  
攤開即是邊陲

海站起而樹驚呼  
逃亡之臉將垂死前的嫵媚  
還給來時的一角而棲於青石之即逝

鍾情已是百年  
有霧沁出兩岸乾成鹽  
輕顫是鬱鬱白花偏首是隔世的涓滴  
拂袖即成螢  
我?然的髮淹過莽莽的秋草

風動輓歌起月升日落  
著喪服的電桿木為我作悲壯之殯儀

浮蘭德，你見過雪嗎  
它才夢到雁聲就化為淚滴

夏天以後她的臉是斷了線的風箏  
洪水前的蒼白激激於不竟之構成  
當浪滾著白齒吶喊並且竄進  
墓碑之城教堂頂的十字架斜向三點鐘

桐油燈下的溫柔  
髮莢間的青紗帳

眉睫印著妳的倒影沾水即成柳

浮蘭德的笑靨鑲在七月的島邊  
鑲在 Gondolier 的槳後  
鑲在鬥牛士的瞳孔

血液裡奔流?馬德里啊，浮蘭德  
當我舉劍生命已是妳手中的帽子  
在倒了的風景裡  
把妳描繪，把妳紀念

今年的笑聲黏死在那棵忍冬樹上  
風吹海那麼華爾滋

當鹽呼喚?海  
塵捶打?石

浮蘭德啊浮蘭德  
島升起而月已朦

### 風景

~~~~~  
防風林的外面還有浪  
.....  
防風林的外面還有沙  
? ? ? ?  
淺海裡的小海馬  
! ! !  
燈塔在穩實岬地守護  
, , , , , , ,  
小燕鷗持續顫著叫  
:  
崖上我凝望遠方  
水平線高高繃緊了弦

### 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活它自己不知歷史為何物  
馬祖匹祖高地祇讓轟魯達用聲音和血說話  
我憑自己記憶庫裏的東西用站在我後面的骨架  
鹽任舌頭嚐他們各自己心臟的鹹

海要說它自己的話  
政治用了太多太多立可白

### 心

河川經過大地  
從不想遇到什麼，從不  
管能流多遠。更不會懂  
海，這個名字

畏懼消失就不會有出發，心  
與偉大的愛無關

### 【陳育虹選詩】

#### 海邊的信 陳義芝

他的眼光望向遠方  
日午的陽光一片片白花花在海上逃竄  
游魚裸身跳躍著，收音機廣播  
輕颺剛過另一中颺又已形成  
海邊的小屋寂寞的假日

紗帘在落地窗前飄搖仕女的披肩長裙  
頸線之下柔滑的臂膀以及  
身體小腹的斜坡  
風吹得人躁熱，眼皮都出汗了  
大刺刺的陽光裡實在不該再有一團水光的女人

低下頭，他在筆記電腦的鍵盤上打一首詩  
由一封封信串成的——  
像裸足踩出深深淺淺的腳印在海灘  
也像天風唱的蒼涼的歌  
起伏在無盡的沙漠

稍稍偏移一下看海的角度他發現  
午後的陽光還在風的小蠻腰刮削  
海斜靠著風風斜靠著陽光陽光斜靠藍藍的天  
整個世界變成一部傾斜之書  
他的詩句全滑落到海裡了

他不知怎麼收拾剛寫的掉進海裡的詩  
一股浪一封信連綿到遠方  
一封信一股浪很快地又從天邊回傳至眼前  
裝滿潮音的信裝滿寂寞冲刷不掉的字  
海成了飛湧浪花的詩

他繼續寫未完的句子  
在捲成一捲一捲潮浪的電子信箱  
在終於從孔雀藍轉成普魯士藍的海岸  
一位戴遮陽帽的仕女側轉身  
露出美麗的額頭看不清卻似深不可測的  
藍色眼睛，黃昏斜照一條光背的曲線

那瞬間他的詩也融入黃昏融入夜  
潮浪伸出一千隻手回向岸上招  
天與海慢慢在靠近，慢慢地天壓住海海壓住天  
除了燈火翻譯的山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  
除了勞倫斯詠嘆的蛇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  
想必是觀音……蛇游進他看不見的詩裡了

### 超現實石室 陳育虹

整個下午你們把陽光團團圍在頸項  
傾聽海荒煙蔓草的笑聲  
你們被季風五節芒的披針刺透  
油晃晃的油菊花錯落山坡  
你們以為是十五的月錯落一地  
但月亮有其他想法  
從紅磚大小的天窗直接竄進你們的床  
啊月亮月亮  
讓海漲得飽滿的月讓海呻吟的月  
詩人說戀人只需要一張床  
  
於是夜晚你們隱身超現實的石室  
不死的石室  
彷彿隱身堅固的夢  
木條窗搖晃晃擋不住風擋不住海的笑聲  
笑聲拍擊著夜拍擊了一夜又一夜  
拍擊著無意識潛意識前生今世拍擊  
最幽深的想念  
而戀人在床上自動書寫  
一張床錯落落油菊花的月色，暖暖的  
海浪的被子

### 【陳黎選詩】

#### 四行詩 藍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

星星在你耳之深處玫瑰色哭泣，  
無限自你的頸到你的腰滾動白色；  
大海在你朱紅的乳頭洗出珠光，  
而男人在你絕妙的腹部流出黑血。

（陳黎 譯）

#### 小宇宙 陳黎

66

一顆痣因肉體的白  
成為一座島：我想念  
你衣服裡波光萬頃的海

## 【焦桐選詩】

佐倉：薩孤肋 楊牧

月圓的時候有姑婆葉競生如海水  
綠色精靈蹣跚地陸續在身上  
點火於暗微旋飛，直到所有  
充血的根莖都急於涉足，仰首  
確認狹窄的天光在上，我們的  
共同記憶，浮著染錠和石灰  
簇擁，推擠一月圓的時候  
我看到有重複的人形飄過箭筍  
和含羞草啓闔的野地，影子遺落  
多風和塵土，多回音的祖靈溪

於是你就格外思念另外一種時候  
當新月謹慎若寒眉在遙遠未曙  
天邊細聲解說隱喻怎樣應運而生  
自幻想，集合繼之以解散  
出其不意在你耳後劃一道血痕以及  
孤星的眼，風的翅膀，寒光凜凜的  
快刀將它一一芟刈，遞嬗死生：  
薩孤肋，朝向輪迴的終點  
凡具象圓滿  
即抽象虧損之機

於是你就格外思念另外一種時候  
當新月謹慎若寒眉在遙遠未曙  
天邊細聲解說隱喻怎樣應運而生  
自幻想，集合繼之以解散  
出其不意在你耳後劃一道血痕以及  
孤星的眼，風的翅膀，寒光凜凜的  
快刀將它一一芟刈，遞嬗死生：  
薩孤肋，朝向輪迴的終點  
凡具象圓滿  
即抽象虧損之機

過七星潭 焦桐

那日子也許像一通長途電話  
依靠一條充滿噪音的電纜

身影如潮汐雕塑的奇石  
日夜想離開

淺泳的魚群失速  
迷惑於警戒的水域

憂鬱如戰鬥機  
忽然就掠過頭頂

季風的呼吸  
聯繫悲與喜的聲音

太平洋的風笛  
吹奏著宿命的波濤

## 【賴芳伶選詩】

### 浪之閃耀 米赫歷奇

(Slavko Mihali?, 1928-)

親愛的，為什麼要告訴你我的擔憂，  
它們受制於天空隱形的轉變，  
受制於渴望掙脫牢籠的大海，  
以及在空虛的深淵上方過度低垂的森林。

我為什麼要吻你，當親吻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一如石塊，你單純而無法征服，  
甚至更為遙遠，當愛人的手緊握著你。  
你的身體變成黃金，在裸身迎向陽光的時候，  
陽光滲入你金色皮膚的每一片紋理，  
一如倦意在我全部的毛孔裡。

我甚至不知道最後我是否牽了你，  
或者一整個下午我們在沙灘沉默不語，  
你失望，而我為浪之閃耀著迷，  
如是愛戀著你身體的每一道曲線，無法征服。

(陳黎 譯)

## 【蕭蕭選詩】

### 蟹與蝦 白凌

蟹橫行著  
卻不能一世  
蝦成龍狀  
卻不能騰躍  
不管是爬  
不管是趴  
只能躺在異鄉的彩盤

已是歲暮  
煮一罈紹興酒  
心事隨酒香  
裊裊昇發  
當罈空而腳步  
踉蹌  
我是蟹  
抑或蝦？

### 潛入草根 蕭蕭

洶湧過來的是如浪的草  
像愛一樣淹沒  
你的胸口

有一天如果要循著草根  
開白色的花  
我也會笑得像浪一樣  
淹沒流淚的你

## 【傅士珍選詩】

### 逍遙遊 周夢蝶

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逍鯨之大，  
不知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  
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  
飛…… 莊子

絕塵而逸。回眸處  
亂雲翻白，波濤干起；  
無邊與蒼茫與空曠  
展笑著如回響  
遺落於我蹤影底有無中。

從冷冷的北溟來  
我底長背與長爪  
猶滯留看昨夜底濡濕；  
夢終有醒時—  
陰霾撥開，是百尺雷嘯。

昨日已沉陷了，  
甚至鮫人底雪淚也滴乾了；  
飛躍啊，我心在高寒  
高寒是大化底眼神  
我是那眼神沒遮攔的一瞬。

不是追尋，必須追尋  
不是超越，必須超越—  
雲倦了，有風扶著  
風倦了，有海托著  
海倦了呢？隄倦了呢？

以飛為歸止的  
仍須歸止於飛。  
世界在我翅上  
一如歷歷星河之在我臚邊  
浩浩天籟之出我？下……

## 【童春發選詩】

### 童春發 Tong Chunfa

牧師，排灣族人，1946年生於屏東，現居花蓮。台南神學院神學碩士，日本國際基督大學比較文化學博士。曾任玉山神學院院長，現任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院長，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研究領域涵蓋原住民宗教、神學、比較文化研究、排灣族文化等。



### 莫非 排灣族歌謠

---

在那深谷的朝夕裡 曾有我兩的回憶

在那清澈的溪水裡 曾有我兩的影子

雖然如今不能再重? 但我記憶依然清楚

莫非我的祝福和祈禱 永遠永遠不改變

在那西邊的沙灘上 曾有我兩的腳印

在那芒果的樹影下 曾有我兩的細語

雖然如今不能再重? 但我記憶依然清楚

莫非我的祝福和祈禱 永遠永遠不改變



## 【孫梓評選詩】

### 孫梓評 Sun Ziping

1976年生於高雄岡山。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現為文字編輯。著有詩集《如果敵人來了》、《法蘭克學派》。



### 單程之屋 孫梓評

如果在單程的房間，  
打開窗戶，魚和魚的語言躺在那裡：  
我幫你刮鱗，在你的鰓裡，複習海的比例  
齒間讀取迷路的漂流木  
臉上有某一種鹹  
陽光進來，在微微皺褶的牆上寫字  
有人把字眼敲落下來  
變成了——  
游牧者的血，塗抹在精赤髮膚  
恐懼的海藻為你一一試探  
夜晚的背，略彎，比珊瑚的擁抱間接  
失語的瞬間，我在你背上寫字  
「不要再寫錯字了。」  
某一次手指，指到不應該的位置  
你躍窗而出。  
我重覆指認你的尾鱗  
凝視那遙遠的縫線  
如果，在最蔚藍的房間  
有一場雪願意溶化在裸魚的眼  
我將不斷地，朝你拋擲同一段海岸線

### 擁抱 夏宇

風是黑暗  
門縫是睡  
冷淡和懂是雨  
  
突然是在看見  
混淆叫做房間  
  
漏像海岸線  
身體是流沙詩是冰塊  
貓輕微但水鳥是時間  
  
裙的海灘  
虛線的火燄  
寓言消滅括弧深陷  
  
斑點的感官感官  
你是霧  
我是酒館

【施家彰 (Arthur Sze) 選詩】

*The String Diamond* Arthur Sze

7

A hummingbird alights on a lilac branch  
and stills the mind. A million monarchs  
may die in a frost? I follow the wave  
of blooming in the yard: from iris to  
wild rose to dianthus to poppy to lobelia  
to hollyhock. You may find a wave in  
a black-headed grosbeak singing from a cottonwood  
or in listening to a cricket at dusk.  
I inhale the smell of your hair and see  
the cloud of ink a cuttlefish releases in water.  
You may find a wave in a smoked and  
flattened pig's head at a Chengdu market,  
or in the diamond pulse of a butterfly.  
I may find it pulling yarn out of an indigo vat  
for the twentieth time, watching the yarn  
turn dark, darker in air. I find it  
with my hand along the curve of your waist,  
sensing in slow seconds the tilt of the Milky Way.

成串的鑽石 施家彰

7

一隻蜂鳥棲息於紫丁香枝頭，  
心其平靜。一次酷寒也許  
凍死百萬隻大花蝶？我跟隨  
庭中花開的波浪：從鳶尾花到  
野玫瑰到瞿麥到罌粟到山梗菜  
到蜀葵。你也許可以在黑頭蠟嘴鳥  
從三角葉楊木傳來的歌聲找到波浪  
或者當你傾聽蟋蟀在薄暮鳴叫。  
我吸著你的髮香，看  
一隻墨魚在水中放出水墨之雲。  
你也許可以在成都市場一隻  
燻過的被擺平了的豬頭裡找到波浪，  
或者在一隻蝴蝶的鑽石脈動裡。  
我也許可以找到它當第二十次  
從靛藍染缸抽出紗，看著紗在空氣中  
顏色變深，又變深。我找到它  
當我的手依著你腰的曲線移動，  
慢慢慢慢察覺銀河的傾斜。

(陳黎 譯)

## 【陳義芝選詩】

### 海戀 梅斯菲爾德 (John Masefield, 1878-1967)

我必須再回到海上，回到那寂寞的海天，  
我只要一艘高船，和一顆星為她領航，  
舵輪跳動，海風歌嘯，白帆飄搖，  
海面的灰霧，以及灰濛的破曉。

我必須再回到海上，因為奔潮的呼喚  
是一種野性的呼喚，明朗的呼喚，不能違叛；  
我只要一個大風天，白雲飛揚，  
有破碎的浪花，噴濺的浪沫，以及海鷗的哀唱。

我必須再回到海上，回到那漂泊的吉普賽生涯，  
回到鷗之路，鯨之路，那兒風利如刀；  
我只要一個令人歡笑的流浪伴所講的動人故事，  
還有那靜睡與甜夢，當漫長的值班結束。

### 我們去找我們的海 陳義芝

海浪囁水花啞啞  
魚口向上魚口向下  
海浪吁吁水花吟吟  
星眼半睜星眼半閉

海浪咄咄水花啾啾  
水獸浮流水獸潛游  
海浪陶陶水花咻咻  
藻草上騰藻草下沉

越過河口與殘陽  
我們是無人知的風  
越過沼地與礁石  
我們是無人知的雨  
越過寂靜與燈塔  
我們是無人知的雲

擁抱著耳語走向海  
擁抱著記憶走向海  
蒼龍斜飛白山起舞  
我們去找我們的海

海浪嘩嘩水花唰唰  
流言傾城流言傾國  
海浪陶陶水花嘯嘯  
流言傾城流言傾國  
我們夢見無人知的海  
我們夢見無人知的海

## 【劉克襄選詩】

### 黑面琵鷺 劉克襄

空曠意味著安全  
遼闊包涵了幸福

如此遙望時  
在團體間  
我們傳遞著  
白色的溫煦

以及，摩挲著  
一些  
黑色的孤獨

我們是北方的森林  
在南方的海岸棲息

### 花蓮讚美詩 鴻鴻

感謝上帝賜予我們不配享有的事物：

花蓮的山。夏天傍晚七點的藍。

深沈的睡眠。時速100公里急轉

所見傾斜的海面。愛

與罪。祂的不義。

你的美。

## 【江文瑜選詩】

### 島嶼邊緣 陳黎

在縮尺一比四千萬的世界地圖上  
我們的島是一粒不完整的黃鈕釦  
鬆落在藍色的制服上  
我的存在如今是一縷比蛛絲還細的  
透明的線，穿過面海的我的窗口  
用力把島嶼和大海縫在一起

在孤寂的年月的邊緣，新的一歲  
和舊的一歲交替的縫隙  
心思如一冊鏡書，冷冷地凝結住  
時間的波紋  
翻閱它，你看到一頁頁模糊的  
過去，在鏡面明亮地閃現

另一粒秘密的釦子—  
像隱形的錄音機，貼在你的胸前  
把你的和人類的記憶  
重疊地收錄、播放  
混合著愛與恨，夢與真  
苦難與喜悅的錄音帶

現在，你聽到的是  
世界的聲音  
你自己的和所有死者、生者的  
心跳。如果你用心呼叫  
所有的死者和生者將清楚地  
和你說話

在島嶼邊緣，在睡眠與  
甦醒的交界  
我的手握住如針的我的存在  
穿過被島上人民的手磨圓磨亮的  
黃鈕釦，用力刺入  
藍色制服後面地球的心臟

## 遺憾的蟬，和他的傾訴 江文瑜

親愛的畫家  
啼唱了整個夏天 我仍消失於你的畫中

注定不被看見的，因為形體微渺  
我以絕對高音的力氣/利器向人類呼喊：  
我壯烈的歌聲，藏在畫中  
在螞蟻爬動的古老樹皮上  
在烈陽鑽進縫隙的岩石邊  
在佈滿皸裂皺紋的泥土路旁  
在農民長繭的手鋪蓋的茅草屋頂

注定不被看見的，因為肢體瘦小  
我以抵抗溽暑的使命向人類傳情：  
我清涼的歌聲，藏在畫中  
在風可以自由走動的茅草屋下  
在陰影拍打日光的榕鬚旁  
在大樹頂住天空的花叢裡  
在庶民尋覓蟬聲/禪聲的小徑邊

但，注定還是會被看見的，雖然島在邊陲  
史上激烈的戰火曾燃燒畫中的風景  
我以親吻和平的大願向人類請求：  
我顫抖的歌聲，藏在畫中  
在離茅草屋不遠的煙硝山谷外  
在曾被熾火焚成灰屑的樹叢邊  
在助長熊火蔓延的乾枯茅草旁  
在戰艦浮浮沈沈的海洋數里之外

還有，注定要被聽見的，因為光照強烈  
龐大的背光陰影 灑在高聳的群樹間  
灼日掉出黑影外  
人們在畫中看見了酷暑  
在這熱帶島嶼 將可想像不遠的海洋  
岩石拍浪沖刷我的歌聲  
船舶出航 也攜帶我拉長繩索的尾音

親愛的畫家，  
我啼唱了整個夏天

## 【陳克華選詩】

### 我前來喚醒沉睡在你心中的紛紛美好 陳克華

我來，喚起 在你心中沉睡的那些美好  
那些，有的 是你自己從不知道的

紛紛的 美好。當你獨自尋到了 一個角落  
抽煙，回想  
上一個戀情如何 深深傷害你  
像刮過船底的暗礁  
而你，你卻還是一艘簇新的、才要試探海洋的船……

終有一天，你會將整座海洋  
納入你淨身的澡缸  
但，你，今日的航圖裡  
你仔細標出了  
那埋葬了太多沉船的幽靈三角地帶——

終有一天你要滿臉風霜地  
塑像一般立在甲板上歸來  
雙臂橫在如帆飽漲的胸前  
睥睨著四下  
麗日的港灣所馴養的一些小風小浪

而我來，麗日裡，我看見了  
那恐怕將要如暗礁刮過  
如海上風浪般風霜著我的

我決意喚醒的  
這多年以來在你心中沉睡  
紛紛的美好……

## 【陳芳明選詩】

### 紅葉書簡 陳芳明

1

看，這是我舒展的手掌  
讓你在燈下仔細閱讀  
曲折的葉脈聯繫我無傷的最初  
也銜接霧中頓挫的迷惘

蝕破的葉面染著遠方的淒苦  
更記載無數湧路的白霜  
我不訴說隻身自求的悲壯  
只讓你，讓你分嚐長年的孤獨

我從未忘記回望  
在林中回望生命裡最後的投宿  
你依舊是溫暖的土地等我歸航

這一片艷紅仍暗藏年少的憤怒  
你捧讀時當可想像  
我是今秋山谷中最美的一株楓樹

2

為你留下一片暗紅的深秋  
留不住的是漂葉的激流  
站在橋頭張望迷濛苦雨  
並不驚覺一切時光都要過去

緊藏丹楓在我衣袖  
彷彿容納整個寂寞的宇宙  
不知是勇敢還是恐懼  
我讓滿山秋色包裹我的身軀

燦爛的與黯淡的都將腐朽  
天地僅剩下你的愛仍然凝聚  
凝聚在我受傷的心頭

風裡雨裡充滿著期許  
迎接我將是你胸懷的溫柔  
看，這片葉為我們預卜來年的相遇

## 【曾珍珍選詩】

### 家離水邊那麼近 曾珍珍

?I dreamt tha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太平洋是她家後院，他們說  
不速之客聞風而至，成群聒噪猶勝  
反嘴鷓技壓花蓮溪口花嘴鴨，唯一留下的  
那隻三腳貓因為飢腸轆轆，日子久了  
晉升一等錦麾戍衛，不必立約的  
自由出入，典型的夢幻騎士：喜歡躡足  
叩擊，打翻微風海上來一塵封的迷迭複方香草露  
春天不點燈的夜晚，瞳孔隨著流螢亂飛  
也想捕鼠驅蛇，越七年亡

貓圓寂三秋以來，若有鷓糞虫屍沾上  
枯黃的芰荷、木搭瞭望台，就讓  
陽光和雨水合力去沖刷，而今捱得了  
用心揉一揉的，只剩艾草上的露水以及  
愛看星星的老花眼一怯怯睜開的那年不正是  
初戀的1977？這是晴天的早課和晚課  
下午進城，買菜兼給手染衣坊送新衫  
偶而講點故事，在港邊收容半個植物人的  
畢士大，在單親媽媽成長班

她說，我家後院是太平洋  
龍王颱風來襲前夕（其實每個  
起大浪的黃昏都是啦），目擊者我  
從竹舍中堂往外看，總會看見  
那個平常仰臥的巨人，她挺直腰幹站起來  
變身韌韌多紋的火成岩，更不折不扣依然  
半透明青碧混色流質體，對著我說眼前就是  
讓童女也能受孕，地棚反射  
天光的夢境，而潮高八丈—她這麼說  
應從寒武紀開始，或更早

## 【須文蔚選詩】

### 過黑髮橋 覃子豪

佩腰刀的山地人走過黑髮橋  
海風吹亂他長長的黑髮  
黑色的閃爍  
如蝙蝠竄入黃昏

黑髮的山地人歸去  
白頭的鷺鷥，滿天飛翔  
一片純白的羽毛落下  
我的一莖白髮  
落入古銅色的鏡中

而黃昏是橋上的理髮匠  
以火焰燒我的青絲  
我的一莖白髮  
溶入古銅色的鏡中

而我獨行  
於山與海之間的無人之境

港在山外  
春天繫在黑髮的林裏  
當蝙蝠目盲的時刻  
黎明的海就飄動著  
載滿愛情的船舶

### 橄仔樹 須文蔚

從來我們就以橄仔樹當作紀念碑  
僥倖逃過屠殺後，在新的故鄉  
在淚光擰歪的風景中  
祖先栽種下流亡的記憶

從來我們就把荒野當作孤寂的空房間  
像個孩子哭喊著尋找殉難的媽媽  
族人們讓恐懼挖下了聲帶  
一口吞進了食道裡  
我們的歌是焚燒過的稻禾  
在稚幼的樹苗前悄然地飛上雲端

從來我們的童年都在橄仔樹下嬉戲  
樹影澀溼孩子們的夢想，灌溉出  
高大俊拔的樹幹不斷貼近上蒼  
風與綠葉密語著翻譯出的不是遺忘  
是光合作用後的哀嚎 鮮血 淚水  
讓時光寬容地收納入甜美的果實中

從來我們就以橄仔樹當作紀念碑  
颱風也吹不走流浪的碑文  
教白鴿在枝椏間朗誦且棲止出一叢叢美夢  
教野百合在濃蔭下歡唱且綻開出  
去而復返的幸福

## 【楊佳嫻選詩】

### 結婚十年的下午等待修理工人不遇 鯨向海

結婚十年風平浪靜  
家裡什麼都敗壞了  
花一整個下午等待修理工人  
漁船經過島嶼在窗外浮出又沈沒  
電腦螢幕保護程式裡海鷗突然停下來  
這海岸線太長太悶牠再也不想繞圈  
飛魚們奮不顧身無法衝出海面  
門鎖鏽了鑰匙斷了用力撞門時整棟屋子同感痛楚  
到了晚上電燈們繼續自己打開又熄滅  
全家人摸黑吃飯伸手不見晚餐  
看不到彼此是變胖了還是已經淹死了  
結婚十年無數被獵殺的鯨豚，沈落海底的十字架  
用魚鉤緊勒咽喉，沙灘上逐漸失去腳印  
再多的城堡也堆疊不出一個勇敢的王子  
公主嫁掉了童話故事永葬海溝  
結婚十年夢見當時新居落成在颱風天閃閃發光  
剛出生的小朋友尿濕了雨季  
餵養過那些鱗片斑斕的浪漫  
漏夜游過一陣又一陣的潮汐  
醒來時發現雷聲已震死了海浪  
憤怒涉入礁岩之間  
一隻海蟑螂正踩著我們的臉

結婚十年打開窗戶，海景又被虛構  
在戰火之中我們看球賽買玫瑰花  
在疫區我們吃高熱量速食陌生人般擁吻  
在災難現場我們攝影留念統計正確的傷亡數字  
一片片撕著熱帶魚的屍塊：  
「你恨我，你不恨我……」  
像海底的惡靈不斷撕著我們漆黑的睡眠  
結婚十年風平浪靜漁船經過了  
我身上什麼都沒穿正正經經  
如同一隻被救回來的美人魚坐在你面前  
充滿走過黃昏市場買不到一顆落日的悲哀  
聽海嘯靜靜地摧毀這個城市  
我們相視而笑了  
結婚十年一切都是因為  
避過了大大小小的海龍捲與火山噴發  
終於來到了這個不致滅頂的寫詩午後  
約了修理工人  
但我擱淺在馬桶上不斷拉肚子  
結婚十年了就是所有的詩  
都隨著馬桶蓋下的神秘洋流沖走了  
風平浪靜  
修理工人結婚去了  
整個家都鏽蝕了  
我們孤孤單單在海中央  
前後茫茫，都是十年



1

夢中一堵屏風  
觀音山黑色繡著燈河  
山外，煙火佔據半壁城市  
燈裡我們對坐  
靜止著聽度胸膛中是  
漲潮或退潮

幾呎外小艇遲疑駛過  
月光髒漆的水面  
街衢陸續穿越情侶  
在你鍾愛的位置  
耳下有浪，鷗鷺眼角搶灘  
偶爾也說起海上的生活

「等待笛聲……」  
等待青春重訪  
你向我描述一種幽隱響響  
從船艙，從時間的奧處  
杯盞已冷，攜來之書皆疲倦  
一度驚疑我們果然  
未出夢中——

最靠近時如親手  
觸摸夜空，乃至受煙火燎燙  
笛聲於不存在中已經存在  
青春在敘述裡生死  
午夜離去，感覺  
心中有最華麗的傷痕

2

——參加詩歌節聞見北原政吉〈淡水河〉詩中，  
「你和我／像默默流走的／淡水河的流水那樣」有感，  
稍改，遂延而另成一詩

像默默流走的淡水河的  
淡水那樣，夕陽  
比隔著老紗窗看見的夕陽更舊  
船隻馱著臥觀音  
有些載不動

無非是等候太久而假裝  
不再等候，無非，是忘卻湧來的  
水，漸冷漸淡漸挫  
拉下了鐵門，街道上還粘著  
時間的紙屑——聽，  
那散去的風，別過臉去的星辰  
岸上行走著無非  
是幽靈

渡輪打起水花，有些污濁  
黑白照式的浪漫  
在晚潮一次次的擦拭裡  
小蟹泥篆橫行，竟如同一封  
寫不完且心有不甘的長信

## 【黃東秋選詩】

### 黃東秋 Huang Dongqiu

阿美族人，生於台灣花蓮，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英國雷汀大學閱讀與語言資訊中心博士。曾任花蓮高中教師，現任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語言教學，語言學，多元文化教育，社會語言學，南島語言學，語言文化認知等。



### 阿美族人傳統心海與摯愛 黃東秋

#### *Nanana! Idangaw!*

Ira saca ko 'icep, facidol, ato kamaya i fiyaw no loma'.

Kimad saca ko fafahiyen to "Palecaden to ka tomireng no 'icep ko tanektek no tireng no fainayan" .

Harateng saca ko fainayan to "Ma'alol ko lihaf I tira I pifaca'an a 'alo; matiya o papah no facidol ko kakahad no faloco."

Papelo saca ko afedoay to "O kemod no limecedan,

o namoc no kapah; todongen ko tanestes no kamaya a mangiraw no cimacima."

Roray to pitoor to 'orip no roma a finacadan?

Aka a pacefa a miala to caayay ko no niyaay a tatodong saan ko sowal no to'as,

Kirami, naw miala ko Payrang to caayay ko nangraay a tatodong hakini?

I tiya ho, malalafang no mita cangra, paaro'en ita i tini i kafiyaw no mita,

Naw cangra to ko ci tatodongay to o lalengawan a tatodong no mita hakini?

#### **拿去吧！朋友！**

檳榔、麵包樹和毛柿是阿美族人的家居環境特徵之一。

婦女們讚嘆著部落男士如同檳榔樹一樣「頂天立地、一柱擎天」。

男士們讚佩著部落女士的心地如同麵包樹葉一樣「過眼雲煙、心廣體胖」。

部落酋長總是讚許著部落男男女女的新生代如同黑檀木樹一樣「質地典雅、堅忍挺拔、人人稱羨」。

趕上其他族群的生活水平是那麼樣的辛苦嗎？

祖先訓示著我們：「不可以隨便拿不是屬於自己的任何事物。」

然而，為什麼漢人可以隨意地取得不是他們自己所有物，怎麼會是那樣呢？

他們曾是我們尊貴的客人，我們大方地分享咱們家隔壁的地作為他們的驅身處所。

為什麼他們卻佔據了我們祖先所遺留的土地？

## ***Take it! My friends***

The planting of betel-nut trees, breadfruit trees, and persimmon around the house is a particular feature. Women are always expecting that males in the villages must be as tough as the stability of the betel-net tree. The carefree and contented heart of the women is like the leaf the breadfruit, making the males lead delightful. Virginity or honesty is the critical measure of being a lady and a gentleman. Is it weary to catch up the life standard of other peoples?  
?Don't occupy what doesn't belong to you, ? said our ancestors.  
However, why do the Han Peoples come into our lands and take out all that our ancestors left us?  
Long time ago, they were our honourable guests, and we treated them as family, giving them a piece of land. How dare they are to become the lord of our original lands!

## ***Licay***

*Narohowan! Narohowan! Hohay yan!*

*Yo cima ko rira wawa,*

*yo rakat sa i lalan.*

*Sakaniw han ako a milicay,*

*ingaing sanay ko ya wawa.*

*Yo cima ko ngangan no miso han ako,*

*yo caay pasifana' ko ya wawa.*

*Mangodo kako a milicay,*

*Mm..... sanay ko ya wawa*

## **搭訕**

誰家俏姑娘？  
嫵媚婀娜多姿地迎面而來，  
盪起了心中無限的漣漪！  
那壓抑不住心海的浪潮  
更早已澎湃洶湧。  
男兒當自制，莫因此而壞了名聲！  
摒息，穩穩地唱出 Narohowan, narohowan  
盼！  
心中的膽怯，羞澀遠拋至九霄雲外。  
鎮靜，並親切地劃破彼此間的冰牆。  
無奈！  
竟是結結巴巴地不知所云。  
嬌滴的姑娘見我一臉窘狀，  
困惑地搖搖頭，轉身離開。  
情急之下，又問起「請問…姑…姑…娘芳名…」  
她嬌柔羞答地，就是不回答，  
木訥的我，豈敢再向前搭訕，  
忐忑之中，  
卻見到她竊竊私笑。  
欲語還休！

Being overzealous in the pursuit of getting acquainted with that lovely girl, I did my level best to stay calm. But I could no longer, at last, repress the desire to have a chat with her. So I tried to hold my breath and sincerely and deeply sang,  
Narohowan! Narohowan, hohay yan!  
Then I took several steps to ask her a question under false pretense.  
I couldn't imagine that I was both thrilled and petrified at the thought at that moment.  
Because of my being tongue-tied, the girl shook her head doubtfully, and went away.  
At that embarrassing moment, all I could do was catch up with her and ask what her name was.  
But the worst of it was she refused to answer.  
I was so embarrassed that I daren't keep on asking her another question.  
What's so funny was she smiled a greeting.  
What did she mean by smiling so tenderly?

*Narohowan, narohowan, hohay yan!*

那魯齣嚮! 那魯齣嚮! 齣嗨! 哇!

(由內心誠摯且溫柔的唱出)

Hold the breath and sincerely and deeply sing, *Narohowan! Narohowan, hohay yan!*

*Yo cima korira wawa,*

誰 那位 姑娘

*who that young girl*

誰家的俏姑娘。

Who is that young girl?

*yo rakat sa i lalan.*

走著 在 路上

*walk on road*

正婀娜多姿地走在路上。

Walking on the road gorgeously.

*Sakaniw han ako a milicay,*

佯裝 我 搭訕

*insincerity I greeting*

佯裝問路製造搭訕的機會，

I am overzealous in the pursuit of getting acquainted with that girl.

*'inga'ing sanay koya wawa.*

搖頭 模樣 那位 姑娘

*shake the head that girl*

姑娘卻嬌羞地搖搖頭。

The girl was too bashful to answer my question under false pretence.

*Yo cima ko ngangan no miso han ako,*

誰 名字 妳的 我

*who name your I*

我又問「請問小姐叫什麼名字？」

What was your name?

*yo caay pasifana' koya wawa.*

不肯 告知 那位 姑娘

*not notify that girl*

姑娘卻不肯告知。

But the worst of it was she refused to answer.

*Mangodo kako a milicay,*

難為情 我 搭訕

*embarrassed I greeting*

情境令人極為尷尬難為情，

I was too embarrassed to keep asking questions.

*Mm..... sanay koya wawa.*

模樣 那位 姑娘

*appearance that girl*

姑娘的俏模樣格格作笑。

What did she mean by smiling so tenderly?

### 〈演出內容〉

一段跨時空跨文化的旅程，以冥想式吟唱召喚人類古老時空記憶，台灣原住民音樂元素在人聲中巧妙融入，幻夢電音及古琴箏和迴旋的鋼琴擊奏，是一場古老與前衛互映的音樂劇場創作。末世亦創世之末亦之始，願以生命之歌返照無境無靜亦無盡之輪迴下一探人類生命更深層意義。

#### 李奕青 Li Yiqing

1991年國立藝術學院畢，先後師事 Dr. Urkovitz、盧炎等人。1997年獲文建會藝術家出國研習獎助金赴紐約研究電影音樂、劇場音樂及現代音樂等。曾任影響花影音製作公司特約作曲家。2000年於華山藝文特區和"太古踏舞團"連續十天合作演出《太陽之舞》，結合電子音樂並揉合台灣原住民歌謠、東方印度民族冥想式吟唱現場演出。

#### 林芊君 Lin Qianjun

國內新一代女高音，八歲開始學琴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大學畢業後受聲樂家辛永秀教授提攜赴義大利進修並受邀至巴黎演出。2004前往德國柏林深造師事 Master Thomas Gesell。返國後擔任音樂教學工作，並活躍於各項音樂活動，如歌劇演出、現代音樂、劇場音樂表演等，同時受音樂大師李泰祥提攜，參與其音樂會擔任女高音，廣受各界好評。

#### Waka 若池敏弘：印度塔布拉鼓 (Tabla)

日籍音樂家 Waka (全名 Toshihiro Wakaike) 旅居印度多年，在世界樂壇非常活躍。擁有豐富的演出經驗，曾與多位西方音樂創作人合作，於日本及印度舉辦過無數的個人演奏會和工作坊，並受邀於巴西、日本、印度等國際音樂藝術節演出。2005年四月首度受邀來台演出，並擔任台灣大學及政治大學印度音樂工作坊導師；十一月受邀於身聲演繹劇場年度製作《光與聲的島嶼》特別演出。

#### Yo 金光亮平：印度西塔琴 (Sitar)

日籍音樂家 Yo 於2002年旅行印度時開始學習印度傳統撥弦樂器西塔琴，2003年成立了自由爵士樂團，融合印度樂風，呈現多變又創新的音樂綜合體。2004年進入印度 Visva-Bharati 大學音樂系，主修北印度古典西塔琴樂曲。2006年起開始在印度、日本、台灣各地演奏。

96年11月2日 下午4：10至5：30 松園別館

**【登場詩人・音樂家】**

李泰祥、洪崇焜、李霞儀、童春發、黃東秋  
余光中、施家彰、凌靜怡、蕭蕭、焦桐、陳克華  
陳育虹、江文瑜、楊佳嫻、郭強生、何文雄……

**李泰祥 Li Taixiang**

1941生於台灣台東，阿美族原住民。1973年，獲美國洛克斐勒獎學金及國務院交換計畫學者獎學金赴美，至各大學音樂學院及交響樂團觀摩研究。三十多年來不斷創作，在國內外發表作品，包括《大神祭》、《大地之歌》、《太虛吟》、《幻境三章》、《生民篇》、《運行三篇》、《張騫傳》、《三式：氣、斷、流》、《棋王》、《山弦巢》等，並將許多台灣現代詩人的詩作譜成曲，為台灣當代極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曾獲吳三連文藝獎。

96年11月2日晚上7：00-9：00 松園別館

### 〈演出曲目〉

洪崇焜：玫瑰之歌／Monochromes（單彩畫）／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123首  
陳立立：荼蘼姿態（為中音薩克斯風獨奏）／滑翔練習（為女高音與鋼琴）  
普契尼：德蕾塔美妙的夢（Chi il bel sogno di Doretta）  
皮亞佐拉：Adios Nonio  
蒙古民歌：彎彎的垂柳青青的山

#### 洪崇焜 Hung Chungkun

台灣花蓮人。作曲家。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理論作曲組畢業，師事馬水龍與盧炎教授。於芝加哥大學取得作曲碩士學位，師事 Easley Blackwood 與 John Eaton；於耶魯大學取得作曲博士學位，師事 Betsy Jolas, Lukas Foss, Jacob Druckman 與 Martin Bresnick。現任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副教授，並在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擔任音樂理論與分析課程的講授。

#### 李葭儀 Li Jiayi

女高音。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第一屆聲樂組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聲樂演唱碩士。先後師事洪綺玲、Eugene Fernandi、唐鎮、Ollie W. Davis、Eric Dalheim 等教授。1990年返國後，即積極參與國內外音樂會及歌劇、神劇演出活動，並屢次為國人作曲家發表作品。自2000年始，陸續以專題形式，於國家演奏廳發表八場藝術歌曲演唱會，深受好評。目前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 陳立立 Chen Lily

台灣花蓮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作曲。先後師事洪于茜教授、洪崇焜教授。現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2005年以無伴奏重唱曲《A Cappella》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2007年9月，受邀參加韓國首爾國立藝術大學「弄樂計劃」（NONG Project），發表音樂作品。

#### 洪郁菁 Hong Yujing

女高音。出生於高雄市，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聲樂，現就讀於東海大學音樂研究所，師事徐以琳教授。曾受邀參加國外聲樂大賽，表現突出，並積極參與國內各種音樂活動。

#### 吳文欽 Wu Wenqin

現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修薩克斯風。2007年6月，受邀參加「端午松園詩歌月」活動，甚獲好評。

96年11月3日 下午4:10至5:30 松園別館

## 〈演出曲目〉

- 迪安斯 (R. Dyens) : 冒牌探戈 (Tango en skai)  
 卡洛斯·葛迪 (C. Gardel) : 女人香  
 鞏薩雷斯 (J. L. Gonzalez) : 情人之歌 (Estudios)  
 羅賓 (A. C. Jobim) : 伊巴內瑪的女孩 (Garota de Ipanma)  
 巴可·裴納 (Paco Pena) : 新的一天 (El Nuevo Dia)  
 帕格尼尼 (N. Paganini) : 如歌的 (Cantabile)  
 布赫魯 (M. D. Pujol) : 布宜諾斯艾莉絲組曲 (Palermo)  
 吉松隆 (T. Yoshimatsu) : 童年物語 — 布娃娃圓舞曲 (Tender ToysVelvet Waltz)  
 西班牙民謠 : 愛的羅曼史 (Romance e Amour)

##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團員】

## 呂超倫 Lu Chaolun

1975年生於高雄。十三歲時保送至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師事陳哲民與Aldo Parisot。1997年取得茱莉亞音樂學院學士。1999年取得耶魯大學碩士。2001年獲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邀請為訪問學者。2002年取得朗吉音樂院藝術家文憑。

## 李商宇 Li Shangyu

中小學及高中就讀音樂實驗班，1990年資優通過甄試保送輔仁大學音樂系，主修小提琴，師事朱貴珠老師。1994年畢業，入陸軍總部軍樂隊，任首席法國號。1996年冬，赴日由大師鈴木共子教授指導。1997年春，考入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旋即赴歐洲巡迴演出。近年來除了積極培養優秀音樂學子，也常與國內外音樂家合作演出、深獲好評。

## 蔡世鴻 Cai Shihong

1995年獲法國楓丹白露第一屆A. Ponce國際吉他大賽銀賞。1996年三月與鋼琴家西木萬佐子於巴黎演出《阿蘭費斯協奏曲》，六月以最高榮譽高級演奏文憑金牌獎畢業於Arcueil Cachan音樂院，十一月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深獲好評。1997年以演奏文憑畢業於巴黎師範音樂院。現任教於義守大學、長榮大學等校，並為高雄市吉他協會理事長、方圓之間室內樂團團長。

## 林姿吟 Lin Ziyin

舞蹈家，2006 Hennessy 形象廣告主角，美國 Colorado dance festival 進修 高雄港都電台 DJ (節目名稱：港都甜蜜蜜)

96年11月3日 下午5:30至6:30 松園別館



【登場詩人・音樂家】

黃建為、莫言、阿道·巴辣夫  
凌性傑、吳岱穎、陳宗暉  
陳玠安、莊曉羚、陳淑韻……

黃建為 Europa Huang

2007年第18屆金曲獎流行音樂類「最佳新人獎」得主。就讀於台南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熱愛旅行、音樂，完全吉他自學、真誠創作的一位七年級生，他的歌曲喚醒許多五六年級記憶中的美好年代。創作的曲調清新溫暖，節奏感自然流露，從台灣頭到台灣尾，沿途稻田、椰子樹、白鷺鷥……都是他取之不盡的靈感素材。出版有專輯《Over the Way》（風潮音樂，2006），《夏樹的期待》（風潮音樂，2007）。〈Over the Way〉一曲獲選為年度十大單曲。

96年11月4日 晚上7：00-9：00 松園別館

## 簡媜 Jian Zhen

簡媜，1961年生於宜蘭縣冬山河畔，台大中文系畢業。曾任職國華廣告公司、佛光山普門寺、聯合文學雜誌、大雁書店、遠流出版社等，1996年起專事寫作。作品以散文為主，已出版十八種。曾獲梁實秋文學獎、吳魯芹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國家文藝獎，作品獲中央日報好書獎、九歌散文獎、金鼎獎優良圖書推薦，並五度獲聯合報讀書人好書獎。自1993年起於中國大陸出版簡體字版，至今已出版十一種。



## 春之哀歌

春，已投海自盡，人說她畏罪。

當百年森林一夕之間被山鼠噬盡，成群野鳥在網罟懸翅；溪川服食過量之七彩毒液，大批游魚在河床曝屍。那千里御風而來的春婦，蓬首垢面於島嶼上空痛哭：「福爾摩沙！你遺棄我！福爾摩沙！何以故？」

遂降於山顛谷腹。紅檣斬首後，血流成河漫過她的足踝；折翅的蝶體在礫谷上堆積成塚，任螻蟻搬運屍臭。遠方小鎮升起濃煙，百萬隻串烤鴿鴉清燉嫩鴿，滿足人們對和平的慾望。煙塵瀰漫天空，令群花褪色，樹蟬自動割喉。時在五月，一名少婦自名為春，枯槁於雜草叢生的死湖，在蚊蚋聲中，散髮哀歌：

我所思兮！海洋之國，翡翠之島，位於太平洋最溫暖的波濤。我命候鳥分批守護，魚龍逐浪而舞；我讓禾苗在平原舒骨，蝴蝶蘭與靈芝草在山崖結巢。這是我鍾愛之島，不准大漠滾沙、冰雪鎮壓。我派遣太陽，如春蠶吐絲；指定彎月，像新婦描眉。每年，季風穿梭南北，雨水佔領四至六月，替我辛勤的子民拭汗，為我心愛的稻禾灌溉。夜以繼日，我在縹渺的天庭親臨地呼喚：美麗的情人啊！我終生的福爾摩沙！

我曾以歌聲與你盟誓，福爾摩沙，每年元宵燈滅、七夕雨前，我將帶著眾神的祝福，欣然返家。

那時，稻浪翻騰於野，你已為我鋪好綠絨被；山坡上，遍植茶樹白花，我向山澗借水，親手為你煮茶。福爾摩沙，相逢的故事多似繁星，燿亮之後無不轉墮風塵，唯你與我，以眼認眼，以身還身，島國之外，若有人尋春不見春，當知道，我已回到福爾摩沙身邊，猶如雨落入深淵，風與風再續前緣。……

## 到海邊半裸體

別信任防曬油，海邊是個黑社會：

所有的人半裸體，文明與野蠻的爭辯在軍事重地停火。

陽光像大批刺客，灘岸過於坦白，何不去巖穴礁石背後躲藏，當然得提防驚濤，大海是勇於奪愛的單身漢。

**最後的歌** 一某年撿骨，置父親三十九齡之頭顱於掌上，刷其泥垢，凝睇甚久，有感。

沈默的秋日山崗  
紫花霍香薊佔領無人墓域  
你的頭顱在我掌中發亮  
不斷以閩南古禮呼喚你 據說飄泊的靈  
魂得以安息。

煤油燈閃爍你的身影  
童年的我躲在八仙桌底逗弄金龜子的翡翠翼  
一根黑線綁住蟲趾  
飛翹飛翹  
逃不出我的手指  
蟲影映在你的白衣上  
你彎腰問我躲在神桌底下玩什麼把戲  
遂應驗鬼節那晚  
你終於逃不過死神的補魂繩。

然而你總會記得多雨黃昏  
我獨自跪在你的墓庭低泣  
辨識鴨跖草踐踏我們的痕跡  
我仍是你預言中遲早要離鄉背祖的女兒

**我為美殉身** 艾蜜莉·狄金生 (Emily Dickson)

我為美殉身——在墓中  
剛適應不久  
便有——為真理殉身者，  
被停放在鄰室——

他輕輕問我「為何陣亡」？  
「為美」，我回答——  
「而我是為真理——美和真理原一體  
那我們是兄弟」，他說——

所以，如同親人相見在一個夜晚  
我們隔著牆交談——  
直到青苔長到我們唇上——  
且淹沒了我們的名字——

不斷收集浮雲  
製造廢墟。

我竟無法告訴你的頭顱  
世間仍有濃蜜值得牢記  
海水漫過我的肩頭時  
曾呼喚你指給我冥府之路  
另一個世界也飄毛毛雨嗎  
你居住之處有火宅與冰牢嗎  
曾對陽世女兒預警碎骨之途嗎  
為何我從未躲過劫數。  
刷亮你的頭顱之後  
你都乾淨了  
我決定放你走  
從今起  
不想不念不提無須捨下  
我已習慣去空曠的地方放牧自己  
並且隨身攜帶一株  
盛開的蟹爪蘭  
預先為我清除頭顱內的污泥。

**睿智隨時間** 葉慈 (W. B. Yeats)

樹葉雖然很多，根柢惟一。  
青春歲月虛妄的日子裡  
陽光中我將葉子和花招搖：  
如今，卻讓我枯萎成真理。

**斷章** 卞之琳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 黃春明 Huang Chunming

1935年生於羅東。屏東師範學校畢業。兼有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劇作家、舞台劇導演等多重身分。出版有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籬》、《莎啞娜拉·再見》、《小寡婦》，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童話集《短鼻象》、《小駝背》、《我是貓也》等十數種。編導有兒童舞台劇《稻草人和小麻雀》、《土龍愛吃餅》、《掛鈴嚙》等多種。作品多部被拍攝成電影。曾獲國家文藝獎等。近年勤於寫詩，不時有新作發表。



### 九根手指頭的故事

蓮花是和爺爺住在山裡長大的，她最喜歡爺爺抱她，家裡也只有爺爺有時間抱她。有一天蓮花知道每一個人都有十根手指頭的時候，她發現爺爺少了一根大拇指。蓮花十分驚訝。沒想到爺爺除了說了這個斷指的故事之外，其他九根傷痕累累的手指頭，每一根也都有它的故事。蓮花她愛聽故事的童年，這些手指頭的故事，爺爺翻來翻去，不知道講了多少遍，講到後來，那根斷掉的大拇指，竟然跑到沒有子女的老夫妻家投胎去了。

蓮花慢慢長大，山裡的年輕人，從山頂上像溜滑梯溜到平地，留下來的老年人也不多了。蓮花很久很久沒聽爺爺說故事了，爺爺和山一樣，不再說話了。蓮花十四歲那一年，有一位說國語的腔調很怪的老兵，穿過屋子裡面的兩道鐵門，走進蓮花的小房間，蓮花一眼就看到這位老人也少了一根大拇指。她不但沒有看到陌生人進來時的怯怕，反而笑著說：「哈，你和我爺爺一樣，只有九根手指頭。」

老兵聽了覺得好不自在。蓮花一邊脫她的衣服，一邊說她的爺爺的事。「妳等一下！」老兵說。蓮花沒聽懂老兵的意思，很快的脫光了衣服，往靠牆的床躺下來，繼續說爺爺的大拇指的故事。「那你的手指頭是怎麼斷掉的？」他邊說邊拍著騰出來的床位。老兵站在那裡愣了一下，懼懼地說：「我，我做你的爺爺好嗎？」蓮花一聽，抓起床邊的衣服遮住身體坐起來說：

「那你怎麼可以跟我睡覺？」

「當，當然。我們不能。」

「那你會不會說手指頭的故事？」

「我的手指頭也有很多故事。」

「真的！」蓮花高興了一下，又不安的說：「那你還是要給我錢才可以啊。」

「我給我給。我現在就給妳。你快把衣服穿起來。」

老兵常去找蓮花講手指頭的故事，蓮花也把老兵當著爺爺一樣愛他。但是，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老兵沒去找蓮花說故事。等到有一天，輔導會和另外幾個老兵帶著斷指老兵的遺書來找蓮花的時候，蓮花已不在那裡了。她也沒回到山上。據說蓮花又被轉賣走了。

## 打蒼蠅

---

八月和七月的陽光，並沒有什麼兩樣；過了晨間，它一樣刺人的皮膚，一樣刺人的眼睛，蒼蠅和人都一樣躲到同一個影子裡。有時，人並不因為衛生的關係打蒼蠅，只是無聊罷了。

林旺欉老先生席地坐靠門檻，手執蒼蠅拍子，從上午自家房子的影子罩到巷道對面那一邊的水溝，就拍答拍答地拍打，打到影子已經縮到門前的水溝了。由於氣溫越升越高，蒼蠅打不勝打，越打越多，永遠都打不完。是很無聊，這樣打下去，根本就無濟於事。重三月間搬到新房來，一間始打蒼蠅不久，他就這樣想了。可是，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對打上癮了的他，卻像一根小刺刺到身上的皮膚裡面，想拿拿不到，不拿雖不礙事，但碰到了，或是想到就不舒服。過了一陣子，他發現自己打蒼蠅的技術，神到拍無虛發，打死的蒼蠅隻身完好，可見運作斟酌，恰到好處。這麼一來，打蒼蠅就變成一種樂趣，也變成打發時間找樂趣的一種習慣了。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打蒼蠅？他先毫不猶豫的說：

「因為蒼蠅就在那裡嘛！」然而又毫無把握的，「好像啃瓜子嘛。只要碟子裡還有，不想吃也沒辦法停止。」  
「可打了不少啊！」來鄰居做客的年輕人，看到地上一小堆黑豆豉似的死蒼蠅說。  
「今天討海的可好了，魚很多。」  
「為什麼？」

「蒼蠅多啊！」說完拍答一聲，拍子落地，翻開來，兩隻蒼蠅死了。這一招顯然是賣弄給陌生人看的。他看到年輕人表示欣賞的笑臉，使這一項無法抗拒的習慣，剎那間，又著落到樂趣的層面。

## 售票口

---

寒流的冷鋒夜襲，這個原本就顯的冷的溫泉鄉，一夜間，從昨天的攝氏十八度，再降到攝氏十三度；依山裡的村里，草地上那結了一層霜。

老人家特別怕冷；天氣一冷，在夜晚又特別多尿，然而每一次的尿量又像釀酒，就是那麼滴幾滴。難怪以前有一則笑話，說從前有一位鄉下人，半夜裡半睡不醒的站在尿桶前撒尿，但是排尿卻一滴一滴的滴到天亮還沒排完。原來隔房再釀酒；釀成的酒是一滴一滴滴下來的。火生仔已經衝鋒陷陣衝了三次了，怪的是，一急起來就像要失禁。但是，知道它每次只是雷大小雨，故從容一點，它卻又會閃出來；好在拈手算快，只讓掏槍的右手弄濕而已。到凌晨四點半，尿又催急，想多憋一下都由不得自己。這明明是惡作劇，又找不到頭，氣溫更冷，冷得叫他關節痠痛不打緊，那纏身已久的，所謂的「老人久年嗽」的老毛病也醒過來，爬上喉嚨頭叫喉頭癢得無法忍俊。從臥房到廁所，短短幾步路就分成三次才走到。因為一咳嗽起來，前後接得緊密，呼吸不易銜接，內壓把血液沖到腦袋，頭暈眼也花了。這時非得停下來，扶著牆壁才不至於跌倒。然而

尿又逼得緊。這樣一連串的循環，因為跟尿有關就變得有點像惡作劇。當然，他知道他老了，身體不靈光了，自己七十三的年歲就是那個惡作劇元兇。經他這麼一想，好不懊惱地生了一肚子無名火。好在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弄得自己也啼笑皆非，才消了些氣。當他站在尿斗面前，拉開拉鏈，高高掀起左手邊的短褲管，老雞雞竟然只顧它自己，冷得縮頭縮尾避寒不見了，但是內急外不急，火生仔急急忙忙低頭找尋，他在二十燭光的燈光下，朦朧的看到皺成一團皮的地方，用手指探也探不著。看有一處皮皺成一個像沙皮狗的眼窩的漩渦處，以為那即是龍頭蛇口，挾住他一拉，心一鬆禁，尿也就放出來了。不過是從上頭，離他手指挾拉出來的皮，還有三里路的地方。當他發現失誤，想禁也禁不住了；手濕，內褲和長褲也濕了。沒想到這次排放的量，少說也有半碗。除了想禁的那一剎那下體痛了一下。然後豁出去不管它的感覺竟然舒暢又暖和。該更懊惱的事，一轉變，讓火生仔禁不住噗嗤一笑：老了！真沒路用。經這樣調侃自己一下，心裡的感覺好多了。

## 銀鬚上春天

---

今年的春天一直落雨。

這一段日子潮濕得很。幾乎每天晚上睡覺蓋被保暖的人，都變成烘焙棉被的人炭。因為那冷濕又重的被子一蓋上去，人自然就縮成一團。等到覺得暖和舒適，天正好也亮了。除此之外，村子裡很多東西也都發霉。像接近地面的桌腳板凳腳，豬圈的樑柱都長了菇菌，像一把一把撐開的小傘。

村子裡的住家，每一戶都是農家，所以只要春耕不缺水，什麼都好。誰還管它潮不潮、霉不霉。榮伯的老關節，從下雨的前一天就一路疼痛，家人要帶他去看醫生。他老人家怕花錢，硬說不用。還說太陽出來就會好。但是雨還是一直落個不停。他每天早晚到村口的小土地公廟的一趟路，也得撐傘一拐一拐，拐到那裡去燒香。廟裡的香早就點不著了，他老忘記他的下一次計畫，要從家裡帶點得著的三炷香過去。老關節有時是不聽使喚的，這一趟他就不能即刻回頭再來。他人站在廟口，身子留在外邊，把頭和手伸進廟裡點香。點不著。再點。點到打火機頭的鐵片燙到手才作罷。他撐著傘站在雨中，順便也替腰身高的小土地公廟打傘。他等著。用感覺等著。等老關節告訴他可以走的時候，就準備回去拿香再來。老關節似乎很固執，連站都很勉強。榮伯只好舉起右手，無所事是地看看被打火機燙到的大拇指。最近幾年，村人都說他的長相越來越像土地公了。他很高興，也以此為榮。雨仍然沒停，他抬起頭看看天，心裡滴咕著說：落？再落罷。落這麼久了，我就不相信你還能落多久。

沒幾天，太陽出來了。榮伯的老關節不痛了。他舉手遮光眯眼瞄一下太陽，心裡笑著滴咕說：我就不相信你不出來。村子裡的人，把家裡的桌椅搬出來，讓它四腳朝天吹吹風，曬曬陽光。當然棉被，還有一些衣服也都拿出來晾了。

## 吃齋唸佛的老奶奶

奶奶有一間紅紅的經堂  
大人說，那不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  
經堂早晚傳出奶奶誦經聲喃喃  
誦經聲喃喃，飄出撲鼻的檀香  
誦經聲喃喃，帶著木魚銅鐘喀喀鏗

奶奶吃齋唸佛勤行善  
奶奶說，佛說不許殺生  
奶奶說，佛說不許這樣和那樣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喀喀喀喀鏗

奶奶有一間紅紅的經堂  
紅紅的經堂有一張紅紅的經案  
經案上有一疊佛經封面是用金燙  
奶奶從上面的波羅密多經  
一直唸，一直唸  
一直唸到下方的金剛經  
奶奶誦經聲喃喃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喀喀喀喀鏗  
奶奶唸完金剛經  
從頭翻開波羅密多經  
一直唸，一直唸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一年一年又一年  
佛經白白的紙張變黃黃  
奶奶花花的灰髮變得白蒼蒼  
厚厚一疊佛經長蛀蟲  
奶奶見了心欲狂  
奶奶想用木魚棒打蛀蟲  
但是，只止於這麼一想心就痛  
趕緊唸幾聲阿彌陀佛拂心傷  
她知道佛說不許殺生  
她知道佛說不許這樣和那樣

奶奶望著蛀蟲很無奈  
她只好勤唸佛經快快翻動  
不教蛀蟲吃佛經  
奶奶誦經聲喃喃  
奶奶誦經聲喃喃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喀喀喀喀鏗  
喀喀喀喀鏗

有一天  
蛀蟲從波羅密多經吃到金剛經  
紅紅的經堂  
紅紅的經案上  
再也不見一疊紅皮燙金的佛經  
好在奶奶搶先把佛經全背完  
可是，她背啊背啊背得背彎彎  
奶奶誦經聲喃喃  
南無阿彌陀佛喀喀鏗

紅紅的經案上沒有佛經可享  
蛀蟲慢慢爬向銅鐘望  
銅鐘硬硬啃不動  
蛀蟲改變主意向木魚蠕動  
奶奶看在眼裡，密密敲打木魚  
而忘了敲鐘  
本來可以聽到喀喀喀喀鏗  
現在只聽見一連串的  
喀喀喀喀沒有鏗  
還有奶奶誦經聲喃喃

奶奶吃齋唸佛勤行善  
她說，佛說不許這樣和那樣  
她說，佛說不許殺生  
奶奶只好一邊注意蛀蟲  
一邊密密地敲打木魚  
木魚劈哩叭啦跳  
蛀蟲耐心等著打瞌睡睡覺  
奶奶誦經聲急急喃喃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喀喀喀喀沒有鏗

要木魚在經案上不停的跳  
不教蛀蟲將木魚吃掉  
奶奶只好不斷使勁用力敲  
她不敢去吃飯  
她不敢去睡覺  
蛀蟲等著一旁笑  
奶奶三天三夜沒吃沒睡覺  
大兒子帶孫子來請她，她不理  
二兒子和媳婦來勸她，她不睬  
第十二個兒子和新娘來求她，她不應  
奶奶只顧誦經敲木魚  
她怕孩子們知道她的心事  
她怕孩子們把蛀蟲打死  
奶奶知道佛說不許殺生  
奶奶知道佛說不許這樣和那樣  
奶奶誦經聲雖喃

奶奶奄奄一息  
木魚也奄奄一息  
喃喃聲更是奄奄一息  
兒子們圍著她流淚嘆息  
他們請來一群尼姑和老和尚  
在奶奶紅紅的經堂  
掛一幅西天的圖樣  
在奶奶紅紅的經堂  
擺了許多水果和鮮花  
在奶奶紅紅的經堂  
點了三百六十支燭光  
老和尚帶著尼姑低沉吟唱  
南南無無阿阿彌彌陀陀佛佛……  
喀喀喀喀鏗

紅紅的經堂，燭火亮晃晃  
紅紅的經堂，誦經混聲喃喃盪漾  
紅紅的經堂，檀香撲鼻瀰漫  
紅紅的經堂，煙雲裊裊  
迷朦中他們似乎看到  
一朵五彩雲  
載著奶奶對著西天的圖樣  
漸漸地，漸漸地變小  
南南無無阿阿彌彌陀陀佛佛  
一朵五彩雲裊裊繞繞  
漸漸地，漸漸地縮小成一點  
而後不見了，不見了  
南無阿彌陀佛  
喀喀喀喀鏗  
南無阿彌陀佛  
喀喀喀喀鏗



## 我是風

---

我是風

我走進廚房

偷偷吻了媽媽一下

我不小心碰亂了媽媽的頭髮

媽媽輕輕地把頭髮往後一甩

頭髮又回到原狀

我是風

我悄悄地走過熟睡中妹妹的床地

我留下一片紅葉

告訴她小哥哥來搖過她了

妹妹在睡夢中笑了

我是風

深夜裡我在陽台找到姊姊

我想吻乾她失戀中的眼淚

可是，我用喝都來不及喝乾

唉！失戀一定是那裡很痛的吧

我是風

我幫弟弟把風箏送上天

弟弟沒把線抓牢

我把風箏送到天邊

弟弟哭了

我笑了

我是風

爸爸又要抽煙

我吹熄了他的火

一次又一次

爸爸看看打火機，搖一搖

以為打火機壞了

我是風

爺爺坐在藤椅裡覺得很無聊

我吹拂他幾下

他就打起瞌睡

無聊走了

口水也流下來了

我是風

我到我的房間

翻翻我的集郵本子


摸摸我的棒球手套

媽媽紅著眼眶對弟弟說

「沒事不要亂動小哥哥的東西」

啊！我是風





## 在美學藝術村遨遊詩博物館 讓詩歌音樂滿溢內心


座美崙山、望太平洋的松園別館，是日治時期日軍在花蓮的重要軍事建築物，其歷史價值、人文生態及空間能量，讓花蓮縣政府在2000年將這裡編訂為「歷史風貌專區」，更於2001年被行政院文建會列為「歷史建築百景」。如今，這裡已是人文藝術展覽空間，亦是詩人雅士聚集的場域，更是你我心靈交流的聚落—隨時上演的藝術論壇、文藝展覽、藝文研習活動等活動，豐富著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刻！

去年曾經來這裡參加「2006太平洋詩歌節」的人一定還記得，當李泰祥老師的歌聲響起，那股力道的迴響，讓不少人都感動得掉下淚來；當商禽老師瘦弱的身影步入會場時，許多人都不由自主的起身相迎，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而你我當然都會懷念，當余光中老師吟詩時，我們被逗得好開懷的那個笑聲；當鄭愁予老師吟詩時，我們被帶進去的那片愁思；當楊牧老師吟詩時，我們被捲入其中的氣息；當席慕蓉老師吟詩時，我們被撩起的那股淡淡惆悵…

我們也會隨時回味，在「圓桌詩會：我的台灣詩博物館」，眾多大師讓我們看到台灣詩歌豐富、多樣的資產；阿美族詩人／舞者阿道·巴辣夫、李泰祥家族的李奕青及林芊君等人，讓我們親嚐原汁、原味的原住民歌樂…

記憶、懷念、感動、回味、盪漾…我們的心，於是柔軟，於是滿溢！



所以，我們又有了「2007第二屆太平詩歌節—海洋、音樂、愛」的相聚，更邀請了推介台灣現代文學譯作不遺餘力的兩位美籍詩人凌靜怡 (Andrea Lingenfelter)及 施家彰 (Arthur Sze) 與會，希望讓台灣詩歌人文之美藉此更能向國際社會發聲！

非常感謝許多人的鼓勵、支持與協助，包括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文化局、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財團法人花蓮縣吳景聰文化藝術基金會、台灣鐵路管理局、花蓮亞士都飯店、財團法人花東文教基金會、民生社區發展協會、中華博物館商城發展協會、藝術廣場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以及策展人陳黎老師，與眾多不計辛勞的表演者、參與者及志工朋友們—因為有您，這個詩歌盛宴才得以延續，這個詩博物館才能漸漸成形！

此時此刻，當我們漫步在松園，松濤盈耳、松香撲鼻、松針遍地、松影入詩—我們所體驗感受的，是藝文天地無限的樂趣，也是文化力量凝聚的神奇。

這種美感體驗得以無遠弗屆地揮灑，讓接受花蓮縣文化局委託經營松園別館的祥瀧，更與藝術廣場網站合作建構「art-mall美學藝術村」，期能邀請更多人與大家一起分享人文藝術、一起進駐美學藝術村、一起遨遊屬於你我的詩博物館！

祥瀧股份有限公司



2007太平洋詩歌節

策劃:陳黎

督導:

執行:

行政:

接待:

行銷:

網路:

財務:

設計:

舞台:

地址:花蓮市水源街26號

電話:(03)835-6510

傳真:(03)835-6475

<http://www.pinegarden.com.tw>